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九日

廣德元年秋檢州冬梓州作是日見



去年登高郵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著見黃花

無數新世亂鬱々父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

斷驪山清路塵

涪江縣驪山指日月明皇遊幸也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

寒花隱亂草

壯丹云懶是蓬蒿力涼藏

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

鬢髮白成絲

薄遊

浙々風生砌團々月隱墻遙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

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男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復久

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
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後山詩話杜牧云南山秋色色與勢兩相
秋氣高語益工鶴曰時吐蕃尙與古僕固
懷恩之亂方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鶴曰青城
縣屬蜀州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秦嶺愁回馬
涪江醉泛舫青城漫污雜吾舅意凄然珠曰涪王喬為葉之母朔
來數分太史何望之言其痛至有雙鳥飛未於是幸羅朝明帝怪其
使王康注祀焉鄂
日秦嶺在秦州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在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楼制古丹腹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車馬客
而無人出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在顏色昏
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令我送舅氏萬感集清鑄豈伊山川間
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声出已復吞

南池夢弼曰十道志
閬州有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尽山谷安知有蒼池万頃浸坤軸呀然閬城南
枕帶巴江腹菱荷入異縣抗稻共比屋皇天不无意美利戒止足
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独歎楓香林
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荒哉舊風俗
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
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地僻傷極自平生江海只遭乱身局促
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夢弼曰昔頃羽封高祖於涪山中涪中
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乃其俗也
灵衣謂神衣豈曰呀虛加功張口貌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青惜峯亦過
黃知藕袖來江流大自在坐穩畏悠哉鮑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
為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

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
滑故作泛舟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失浪旌江月詩云天
道長作客老去一露巾是也鮑曰青惜峯公過黃知藕袖來舟行
端接景物如登雖速而不言速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錢起云
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
子美青惜峯亦過黃知藕袖來

與嚴一歸奉禮別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一人

別君誰暖眼暖亦新將老病纏身出洋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

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尚塊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羣

盜散闕下受降頗諸將歸應定題書報旅人自哀陽朝京師分諸

將成福局南陽瑣謀戎者黃是時李懷仙以山州降田承嗣以魏州

降及薛嵩張忠志等以諸州降故云受降頗其降在去年及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極有堂俚者

塵滿萊蕪甌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如公輩不偷

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後

史雲骨為菜充長安窮居自若尚里商之曰饒中生屋記史雲釜中生

曲此泥凍荒呂氏春秋必子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法鄒陽

對雨

莽之天涯兩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失旧作温失

雲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連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雨日

西山也西山方松州正控吐蕃舊曰高道傳適一疏言西山三城列我

警急

公自注時高適鎮西川節度使鶴曰去年嚴武赴召高適

王命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和親知計拙公

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揚州都督長史淮南節度故

言旧楚將也玉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趙曰言青海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我馬骨王折

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深懷喻蜀意勸望王官時吐蕃數未請

和範知其詐姑務公患是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苗不遺十月

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陝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鶴曰是在吐蕃入

騎而行趙曰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老

望王官之至也

征夫謂征夫王命征夫三首皆為高適作叶蕃入寇高適在
而其下皆敗北之
事所以諷之也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無安地
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漁陽突騎猶精銳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適為關
內兵馬元帥鄭元帥子儀副之趙曰漁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赫之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

高計祿山北築雉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者舊今日何
須十萬兵魏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按編年通
載十月疾王造大敗史朝義將以汴州降十一月洋州高
以五州降公闢雍王出師之勝而尚開河北猶有固者故言諸將
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且高計乎深曰按中祿山反時
藥壘沈陽北寫雉武以峽兵聚糧趙曰此幸往事以懲警言之也言祿
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趙仲達為書然之矢以射聊城中

西山三首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為兩節西
按西山有松州正
當吐蕃要衝也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
羗兵助鎧鉞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希曰築城依白帝言西山
築城高峻依於白帝

言轉粟之難如上青天非指八公深迷背出用其字耳高適上疏所
謂平戎以西數城號在窮山之巔險峻絕糧於東馬之路坐甲
於无人之鄉也趙曰吐蕃圍松州勢
迫近蜀故云蜀將分旗鼓以禦之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万里秋煙塵烽火井雨雪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
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首得无憂趙曰蜀有火井在焉
川故即有火井縣子弟猶深

入關城未解圍露崖鉄馬瘦灌口米船稀辨士安边策元戎決勝威
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漢曰委崖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言戰
馬不足充戰而瘦米船以進多不繼而稀也

遣憂魏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州蓋由程
元振率軍在朝專權遂致召乱太常博士柳沆上疏其詞切
直且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
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乱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立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知此苦語无
根底然

紛之乘白馬趙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州蓋由程
元振率軍在朝專權遂致召乱太常博士柳沆上疏其詞切
直且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
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

太頻慶曰南史侯景傳先是黃綬云青綵曰馬壽陽來至渦陽之賊
景乘白馬青綵為害以應讖後侯景帝時鍾離人張角自稱
黃天其部師有二十六万人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巴山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还奔突乘輿恐未迴天寒邵伯樹

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慶福曰三輔黃高望仙其臺法武帝所建在華州華陰縣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是起臘月已江由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若風塵暗誰愛客鬢催

城上

草蒲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三春動水茫茫漸近八駿隨

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符早晚遍遐荒深曰周穆王巡行天

初幸汾陰至洛陽後尋於泰山其所以巡幸周方八八千里送李卿曠按宗室世系詳大郎王房

送李卿曠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需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暮景已留僻春

風江漢清晉山雖自奔晉山魏關尚含情趙曰承明崇殿名慶安強曰

是日晉山又地理志閬州有晉安縣本晉城時公与李暉俱在閬故也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雉門之外兩觀闕故云魏闕

發閬中鶴曰是年冬晚公自閬復歸梓州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及日无村塢江風蕭々雲拂地山木慘々

天欲雨女病妻憂婦意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

地何時免愁苦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还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十字馬得

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宋曰吳終軍請受交纓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猶云我相隨独尔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迴鵝鴨

宜長數柴荆莫浪開省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裁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成時一失貴反贈桃竹杖引

方言篋宋魏之問謂之笙方語桃笙以桃竹為篋也梁簡文

也桃竹也巴俞問杜子美有桃竹杖引又東坡跋桃竹杖引後

挑竹葉如櫻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羣理瘦骨蓋天成在杖也嶺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浪凌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

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東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瓜
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漉鼓柁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
劍或與蛟龍爭又玄怪又怪然不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
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李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
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瀕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
從期東坡在廣州贈蒲潤信長老詩已從子美得胡竹不向安
美詩遺之東坡在廣州贈蒲潤信長老詩已從子美得胡竹不向安
神仙傳費長房從壺公遊壺公寺一竹杖騎而歸即以杖投葛陂
中顧視乃青龍也亦曰君山在洞庭湖中郭曰頭湖孔切咬古交切

夷狄以安
王室也

冬狩行公自注時章彝大閱東川公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振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
合圍步驟同語有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暮前生致九
青兕駝巖崖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鬣鬣踏寒山空有鳥名
鸞鶴力不能高飛逐走逢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春蒐

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
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起得凌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
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
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校其多寡以賞功也
音義又云校獵者以木相突為圍校獵止禽獸而獵取之也修可曰
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枝兵甲圍獵深曰禮記天子不合圍
習也鄭曰崩落很切境五毀切高貌翅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狝冬狩
奉天子之事而諸侯同之乃深誠章義也宋曰章義兼侍御中故云
一馬驄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通曰是年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
日史申侯去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通曰昔明皇以祿山之禍
以塵於蜀今代宗又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謀孽大臣皆
俱不進天宗一人應召者故此詩未章大有感也孫季昭示
冠其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行予屋為秋風所破歌矣育驃騎
鳴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稀公独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公自注章留後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古語唯有古

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語得使君騎紫馬捧
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綵告訴棟梁摧公
為顧兵徒吐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懼喜鬼
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馭高人憂禍胎是
章留後厚施就使兵徒為之故曰以茲折士卒然穢雜紛擾
方自此始故窮子高入共愛之但語不甚白而意已具矣歲晏
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晒同嬰孩結語忽不知及此
明詩謫子美詩雖有古殿存此身亦塵埃山僧衣藍綵告訴棟梁
雅本即所賦自然及於乘輿象塵股眩非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
不忘君耶耶之詩崇牙樹刺希曰曰佛書注梵語檀波羅蜜華言布
施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夢弱曰西陽雜俎云多羅西域樹名如
栴檀樹也法華經譬如有入年幼捨父逃近困窮父求不得窮子
靡貨遇到父所受產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宣言尔是我子今我
所有一切財物皆我子有窮子問言
皆大歡喜救與傳福生有菩提樹生有胎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竟成老醜常恐性坦率
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天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
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祈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

扁舟落吾手得眷之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

賓友健兒斂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

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

安否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

寄書無使長回首宋書曰工廢聖主得賢臣須如巨鯢大壑

必有方言父母在不遠遊公已無公父母故無此志矣西晉謝安嘗曰
胡在巴陵二峽講學黃牛峽明月峽謂曰時時番僧亦謂代宗幸
陝黃帝指言天子車蓋也壯子安掛而去化乃於於天一一原九歌
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說題南斗吳地也公將適吳楚故云

收京鶴曰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郭子儀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只一却字便見前此當扈

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車駕已還宮寇復誠如此扶持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驥首
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

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辛君思千里尊生離與死別

自古鼻酸辛

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死別耳古人語態○謂曰

而哭之驟於是說而噴仰而鳴今云倦裝首則以無竹樂故也晉

載記權震曰慕容垂尤鷹也魏則附人飽使高賜今云熱易馴得

非苟於食養而外鶴曰國步返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回乾

下沃野下有酸鳴至死不飽注云珍禽傳蜀卓氏曰吾聞崑山之

糧故无飢年夢曰世說晉張翰在

吳石塘胡各也師曰晉張翰在

終忽思吳中尊柔遂去官而歸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樸而不與易者情事藹然

無處覓張寧

谷前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

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可以答升平天子亦庶

奔走諸公固合思升平皆是心也鶴曰按中唐自武德以來開拓

邊境也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遺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焉

所留明年乃得歸故用

炭使張寧乘槎為喻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

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為華山陽

魏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

出前蓋是年正月史朝義雖城而尚有未臣服者青每謂西羌

裳謂東夷戎之以无車於彼也徐曰書偃武修文掃焉干華山之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

趙曰洛陽為天中也中貢賦

安時史朝義既滅道略亦不阻絕也徐曰按文帝大倉君之

粟約而不可食趙曰上財賦建章殿之廣蓋太子之疾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疆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

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

卑官制詔送終依古封建豈獨聽蕭韶

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

幹則枝无勝幹之理慶弼曰光武紀丁恭曰古者封建諸侯不

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章帝性寬仁而親之之恩焉故

父濟南中山一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先意上疏諫曰春

秋之義諸父昆弟无所不臣所以尊卑也徐曰是年十月以雍王

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鶴曰是年十月以雍王

隨為關內兵馬元帥又當附諸將修於居弟當下詔禁止之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郡輒無色

趙曰安史既

之官皆有詞正此无色有詞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趙曰安史既

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趙曰安史既

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寄賀蘭二鈞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目揔作白頭翁歲晚仍分袂
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射朝野多歡娛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陵萌氏種迥
左擔大戎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鮑曰陵萌屬利州見唐志左擔當作武擔見成都記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
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閬山歌

黃德二年閬州作鶴曰是年公自梓擘家再主閬冬又自閬歸成都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
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蒿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
結茅齋看青壁希曰唐志閬州有靈山又有玉臺觀深曰兩相敵曰格鬪一作東崩石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

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景少語長閬中勝事可腸

斷閬州城南天下稀深曰嘉陵江原出散關而入于嶺又嶺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鶴曰涪州為巴西郡公是年自梓州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劍外春天遠
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無以上語有以上意下句猶瞿然先朝黍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

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揔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樂

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

江花色爭如綺羅也愛獨曰未向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燕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覺面終宴惜征途沙暖低風蝶

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趙曰曹子建詩不知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鶴曰王使君謂眉州守也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驗字俗後

東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亂

風生錦綉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公自注巴閬僻處傷春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關塞三千里

煙花一乃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迂舊國容

蓬萊足雲氣蓬萊足雲氣應合摠從龍慶弼曰去年吐蕃陷京師

天子蒙風塵出幸涉露而行以急故也鶴曰通鑑上至陝百官皆

衣將士迷貴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覆覆曰蔡邕曰御者進也夫

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如妾接於後者皆曰御深曰故本紀武

丁修政行德教道復只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邑頹曰易

雲從龍雲以比羣臣龍以比天子蓋言羣臣皆當從駕也

鷺入新年語此五字起花開蒲故枝天青風卷幔草碧水通池句

有說下牢落官軍速蕭條万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

无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遙迤希曰巴蜀自別

日月還相聞星辰髮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交危機大角纏兵氣

鉤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

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漢天文志注星相擊為闕又晉天

畢七重昇氣上至平城為單于所覆趙曰廣雅炎感謂之罰星或

謂之執法今似炎感而京元振流秦州死宋曰漢天文志大角者

柳位上座論之代宗還京元振流秦州死宋曰漢天文志大角者

也王帝座庭觀都賦兵經紫微西都賦主鈞東王者法之

也王帝座庭觀都賦兵經紫微西都賦主鈞東王者法之

也王帝座庭觀都賦兵經紫微西都賦主鈞東王者法之

再朝廷乱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奪馬悲公主

登車泣貴嬪此等始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躡猶多

老大臣得感誠不迫豈無嵒紹血雷洒萬車塵宋曰崇武帝行幸雍
出蕭關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眾此以微誠代宗迷
於此上邪東行而至決也唐志關內道有蕭關際晉惠帝北征百
官待御莫不散黃唯嵒紹嚴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紹被害
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熱侍中血勿去司馬相如
諫備書紀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大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登前殿
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奔誰憶大風歌春色主烽燧可念此豈幽

人泣薛蘿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宋曰漢紀直取從軍死事者

日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志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曾陽公
與韓蒲戰酣日暮接戈而擊之日為之反三舍晉祖欲與劉琨俱
為司州主簿情好縹緲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因起奔漢高帝擊
黥布還置酒沛官西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掃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注也方
慮至相告夜燃火曰烽書齊書曰遂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
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死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
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

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芻曰咸京謂咸陽西京也蒼舒曰莊子黃

七聖皆迷无所問塗脩可曰出說晉王敦作逆明帝騎巴真馬黃
一金鞭至胡陰察軍形數登樓日遠其城忽然驚齊見曰營中有黃
鬚鮮甲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車駕歸歸
長安而有乞迂洛巡海之說故云獸奔走也宋曰嬖孽指程元振
時公未聞元振敗後死故謂其猶能全生
也鶴曰公時在閩州故以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閩州送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曲長二天開寵餞

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且下鳳凰宋曰後立云蘇章迂與州刺

部察其姦賊乃請太守設酒肴有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
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閩與遂皆屬蜀道故云川洛風煙接昔蕭史
蔭鳳而夫王喬乘双鳧飛來皆神仙人故云俱宜下鳳凰以美二
公不凡也深曰賈誼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送黃霸
為穎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
穎川尤多此以美二公為郡之治效也

滕王亭子

元嬰高祖之子也調露年間任閩州刺史在閩州

君王其臺榭枕巴山方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
白雲間故有下句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日斑人到于

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如其中有臺名曰玉臺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羸女

善吹簫維是江境語有神雋。以觀內江光隱見龜鼉窰石勢參

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翰作去声今人以便應黃髮老漁樵

深曰列子周穆王築臺号中天之臺漢禮樂志游閭闔觀玉臺江

上帝之所居穆王曰類延年詩贊素既森靈積翠亦勃羊注松柏

重布曰積翠珠曰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乃河伯

列仙傳蕭史教素女弄玉吹簫作鳳凰鳴羸秦姓也淮南子烏鵲

真河成橋而復織女

寂寞春山路君玉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

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葉慶得詩語老杜滕王亭

自松声若不用猶与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

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奴輒宮闕通

羣帝乾坤到十洲水心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道書惟

梁孝王有平臺又以魯恭北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

遺跡在焉深曰道書中有十洲記此言神仙境界士列仙傳周灵年

太子曹好吹笙作鳳鳴

嘗乘白鶴駐紱氏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歎斜疾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

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二見汝曹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々暮寒多戍鼓猶長擊

林鷲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語如滑稽○深曰周禮大司

名以其產良材

而中為琴瑟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

二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

今二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

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雜亂曰漢書胡者天之驕子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當時收長安回紇兵最有功東胡指安慶緒時戰敗走後賊復振救鄴城王師圍之不

下東坡志材老杜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世謂康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趙曰張后能牢籠于預政事後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又

嬖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漢書曰入上上在八宗也自為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營河朔田曰子美謂肅宗

於鳳翔時授左拾遺後色後還長安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希曰綠山之亂及發邊兵入計賊所以吐蕃乘虛而東兩羌謂吐蕃也岐雍

當西蜀河北之地曰百官跣足隨天王謂吐蕃陷長安天子奔陝

謂曰守未央東坡以郭子儀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歸為

詭譎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

陽侯木蘭行云效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

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早班班男耕女

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好意家非公百餘年

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綃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

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

說小臣曾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豈我皇灑血江漢

長衰疾元間京師來直分不滿二百綃四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

力里不持寸刃為說曰齊終魯縞車班之謂小東山厚縞商販不樂也

善織縞後漢志桓帝初京師童謡曰車班之物韓泚子曾入善織履妻

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後漢陳車與同郡雷義為友鄉里為之

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破陽公曰以信義相交接也

曰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以開元之治比漢出之隆也

奉寄章十侍御按唐史是年歲再鎮蜀蜀因小忿召梓州刺

史章彝殺之公是詩却言其能梓州將起朝廷豈非將行時也

武所殺又按彝去年夏方守梓州梓州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淮海惟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

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此人所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觀從容問

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章彝揚州人趙曰指麾所能之事雖

反章升平之故云深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

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

守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留恂從至穎川盜賊悉降百姓渡道曰

願從恂下復借寇君一年恂留恂黃曰美章彝善守東川恐如關

羽寇恂不得去也希曰文選沈約恩倖論明揚幽測惟才是與

是與

自江安垂綸
公自言也

逃難

五十白頭羽南北逃世難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
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
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讀去声故國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出峽遊荆楚後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公古曩茲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

未封侯路經艷瀨雙蓬鬢笑入滄浪一釣舟語時戎馬相逢更何

日春風回首仲宣樓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

開敏有林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教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
李宮於成都市中招下賢子弟以爲學官弟了縣是文翁之化
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蔡積功武帝封侯廣嘗與望氣
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根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差嘗
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詠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
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

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深

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嘗登城樓作賦云

樓遊子題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賦就成辭卜

休爲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題曰九江三峽正是南

平避出賣卜於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爲吏部郎比舍郎酸醪因
醉夜至其廩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
相公意已厭住成都言休爲酒而醉更留滯於此
非上南下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住矣

雙燕禹稱曰此詩子美托物以見

旅食驚雙燕街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喻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

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夢符曰左傳子罕曰吾

燥濕

宗易

百舌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

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山谷曰余讀周書月令云

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鮑曰按周書月令乃周
公時訓也云芒種之日蟬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是

謂陰息反舌有
声接人在側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二首

公出峽之詩未遂聞
嚴武再鎮成都遂歸草堂

汨二遊羣盜愆二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

物役不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亦徒相照不得優游觀賞之也深曰洪書注地者謂安上也趙曰
左傳及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裏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

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飄二愧老妻

隱見人煙時有無之趣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

秤弓落狺麗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狺狺屬
鹿尾也

別房大尉墓

夢弼曰房字次律文宗幸蜀拜為相因陳濟
尚書道病卒於閬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字惟孟東對暮陪謝傳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野有之

好景事絕
征討大都督安吏然無懼色旋命駕山聖觀朋甲集至夜
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丁亥寺毀堅有碑善書
甚看書既竟便相於牙上丁五喜色甚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
兒輩隊已破賊女費贈大傳使上且未獻還至徐而徐君已死
遂辭朝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
子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寶應元年

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葬玄宗廟宗為二聖山
靈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劍南未幾
破校吏部尚書

得歸茅屋起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

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

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符下注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
以與之宋曰左大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岷中
巧陽縣北有魚尤二所常以二魚入月取之丙地名也曾達臣獨
醒志曰鄒善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於丙也

嘉魚尤又乃州梁山縣拍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與州順政縣丙
水出丙穴之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

嘉魚尤又乃州梁山縣拍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與州順政縣丙
水出丙穴之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

嘉魚尤又乃州梁山縣拍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與州順政縣丙
水出丙穴之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

嘉魚尤又乃州梁山縣拍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與州順政縣丙
水出丙穴之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

嘉魚尤又乃州梁山縣拍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與州順政縣丙
水出丙穴之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

嘉魚尤又乃州梁山縣拍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與州順政縣丙
水出丙穴之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

嘉魚尤又乃州梁山縣拍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與州順政縣丙
水出丙穴之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

嘉魚尤又乃州梁山縣拍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與州順政縣丙
水出丙穴之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

都記耶縣因水得名風俗錄耶人到竹之大者傾春醪於筒開
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透於筒外然後斷之以飲俗名爲
耶筒酒也俗名曰耶筒酒耶筒酒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耶筒至
此非傾醪於筒候其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爲棋子
耶筒當酒壺則耶筒爲盛酒器可知○製二青江帶白頭故園猶
矣趙曰後崇王符隱居著書寫符論○製二青江帶白頭故園猶
得見殘春雪山片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
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蘇曰
蘇曰無兵馬時西山罷三城戍也師曰嚴武昔嘗訪草堂酣飲
賦詩故比之曰昔山簡習池之遊希曰風流字見南史張緒傳序
傳云并候望烽燧不得目○竹美沙聖浣花溪橋刺藤梢咫尺迷
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
橋送馬蹄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蘇曰梁益記溪
多造絲絃故號完范公之別館後爲崔寧宅捨爲寺今尚在焉
後宋周澤爲大常清紫循行不敬宗廟嘗用疾濟官其妻胡問
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認獄時人爲之語曰生田不諧
作大常妻一歲二百八十月三十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
泥夢淵曰按押官小談南海有龜无骨名
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死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
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

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夢淵曰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蘇集有四

晨去千竿又云步州乃竹疎是也黃閣老昔嚴武因史補兩省
相呼爲閣老武至德間爲給事中時公爲左拾遺正職兩省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儿在還思歸昔去爲憂亂兵入今來已

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歷練無限言外共說

總戎雲鳥陣不妙遊子芰荷衣蘇曰烏皮儿以烏皮裹几也蘇

生附枝刻削豈无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夜蘇曰馬援回首
狂事甘自息蘇曰大公六韜以車騎分爲烏雲之神所謂烏
雲者烏散而雲飛變化五窮者也趙曰想或言蜀公遊子
公自謂也夢淵曰離騷製芰荷以爲衣古集芙蓉以爲裳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春歸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勿春華。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
洗杓開新醞

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蘖。細酌老江干。

日謝玄暉詩：散帙開所。知注：帙，書衣也。洗杓，郭璞注：衣書中。此字人謂之壁魚。定功曰：壁魚，白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

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朝，未幾徐知道反，遂入梓州。繼以吐蕃入寇，陷松維州，勢迫近蜀，此詩首言成都之亂，臣因之為亂者也。

昔我去草堂，委吏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无虞。
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
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麤。

西取印南兵北斷劍閣隔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
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
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
肯辨無辜眼前列枉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蒲長衢到
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尔娛國家法公在此
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
忍竟舍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環方竹疎舊大喜我歸低
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若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
喜我來宿安晏隘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
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微不敢餘鶴曰
赴朝廷則是指嚴武也時入朝也 洪高祖利白馬盟穀梁傳齊
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歎血之盟鶴曰 印南謂印州劍閣在劍
州皆蜀道也專城謂為刺史也宋曰左傳物莫能兩大侯書兩大不
相事要弼曰戰國策趙報魏威皆伯禍起附勝深曰前漢郊社志集
身各食母破鏡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左傳一
國三公吾許通從趙曰左傳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實水滸之百刀
之衆可使為魚誅曰左傳至於用鐵則曰已殺其主故謂之鬼妾鬼
馬如劍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鄭曰燕計切除草也葉徒協切

後村詩話曰大官謂嚴武也趙曰莊子附贅贅疣古詩食糠不願餘
客盤村虛其蚌蓋用才蘭詩云公命娘聞女未出郭相扶持
阿姊聞姊才當戶理紅粧小第聞姊才磨刀霍霍向猪羊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
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挿小藩篱本亦有限防
終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藜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
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洒向若微霜
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柁帶配尔亦茫茫此語本極悲
痛筆之而止
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趙曰禮記
坐高立師道
曰振撥觸撼兒鄭曰振直庚切撥北未切趙曰抱林子天陵偃蓋之
松容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草木為比與杜
公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易拘纏相骨不甚長永為鄰里
讀之凄然及婦草堂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二尺強別來忽三歲
立如人長尤可見
一時之撫抱也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

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欲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
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万里何必攔檻為人生感故物
慷慨有餘悲殊曰大厦將傾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蒼惶避亂兵
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二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
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拙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
白屋難久留師曰船舷傍也叩之以節奇通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弄鷓鴣雞夢弼曰翡翠赤

雀上林賦注鷓鴣雞黃白色長頸赤喙

藹藹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栖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稜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棹纜小徑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立翻藻白魚跳

舍下筭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二江白草纖二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
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鴟寡妻羣盜非今日天
下車書正一家不可解不必解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方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夫地玉壘浮雲
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
暮聊為梁父吟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徒使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自然幽花款蒲樹小水細通池四句皆
味甚長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甯蜀致其

望之鄰公并謂酒伴者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无宣室召徒有茂陵求極是恨意後

及蕭蕭步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帷在浙二野風秋宋作者皆不

取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妻曰長卿才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

遺書言言封禪事謝玄暉詩茂陵將見求

燕入非傍舍鷗歸抵故池斷橋无復板卧柳自生枝又悲於遂有

山陽作多慙鮑叔知素交零落尽白首淚双垂珠曰向秀与嵇康

山陽熱康之居作思旧賦鮑叔与管仲交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叔刘孝標絕交論素交尽利交因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无消息終朝有底忙應愁江樹遠

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珠曰果園坊在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一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

先生早擊蒙家二迎薊子處二識壺公長嘯峨岷北潛行玉壘東

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轆轤

畢景羨冲融喪乱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劔短亭中

求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詩曰後漢方

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知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長安

為市掾市中老翁賣藥一南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

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与俱入壺中

然善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冷

往二離相見飄二媿此身變只是一句自然不閑輕紱冕俱是避風塵一

別星橋夜二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賦亡自謂號奔走為黃巾子

去何蕭洒余藏異德淪書成无過鴈衣故有懸鶉恐懼行裝數伶

悽卧疾頰曉鸞工迸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鰲黑含悽話苦辛接

輿还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消中祇自惜晚

起索誰親伏往聞周史乘槎似漢臣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

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无

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五字亦幸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
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謂各有一滿口江如練蟻聲塵雪似
銀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齋
晚欵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
宿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闈石鏡通幽
魄苦語琴臺隱絳脣送終惟冀土結愛獨荆榛十字是上意情置
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二甘累趼稍二息勞筋網聚粘圓鯽絲
繁煮細專長歌敲柳瘦小睡凭藤輪謂則非補也農月須知
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
淳要聞除禦偷休作昼麒麟謂其用政是苦語洗眼看輕薄虛
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自古重雷陳李冰守蜀造橋上應
于赤墜敗之從靈帝時距曹人張角所部衆皆黃巾同日反叛
荀子子夏貧衣若懸鶉謂日春驚秋人以賞而為所工者在
於遊人之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疢之所感也
後山詩話云東坡居穎春夜對月王夫入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
愁耳坡笑謂子誠知言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春月可喜秋月使人
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深曰語楚楚在接輿未狂祭

以兩京擾亂乃去而依劉表於荊州謂公自言有清濁
也爾曰松康絕交書曰喜晚起謂公自言有清濁
者又音求索之索言將求証親我乎亦通漢曰老子為周柱下史
王康瑤詩老圃伏柱史漢使張焉乘蹇車見荆楚時記晉書
桂冠不仕鄒陽傳白頭女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則有瓜時
區甘庶辛高端口眼謂公自言有清濁
參軍詩散心孔洽棟宇謂公自言有清濁
曰俗物復來取人意謂公自言有清濁
安諸郊請謝賓客謂公自言有清濁
臺並注見前謂公自言有清濁
有柳嬰飄飄謂公自言有清濁
主切歌各謂公自言有清濁
漢書功於謂公自言有清濁
友如膠漆之堅謂公自言有清濁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鶴曰按史賈至貶岳州司馬至應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万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
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二罷兩悽惻六龍勿蹉跎
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義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
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
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二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
白馬金盤沈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畫師事歲寒守舊柯

為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義和六龍御日臨此言遲暮也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而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古今詩話云梅聖俞發自詩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人多不復信所過戲有易子食骸而爨如少虎狼多捕也
不可不讀也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
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竟自長吟

歸鴈

東來万里客乱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富貴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已來奮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起得陳鹵將軍得之二十載

人間又見真乘黃曹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府殿紅

馬腦盤盤燒好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彘蹄輕絢細綺相追飛貴

戚權門得筆跡始竟昇障生光輝昔日入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

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方編素

漢二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

間馬官廡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

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道以主人對支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

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二万疋皆与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四句沉著雜羅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

裏龍媒去及鳥呼風長篇補意外論痛險絕

貌莫用切下要貌同要明皇有馬名照夜白尊命曹將軍畫以

為圖者舒曰按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

故能感動龍池如此則曰數鳥閉切捷好上即葉切下

才人取馬腦盤賜將軍拜彘蹄輕絢細綺言從者也

騎胡華切太宗有六駉皆平盜時所乘拳毛騮乃平劉黑闥時乘也
朱曰郭子儀收復京師代宗以九花風賜之一名師子騮師曰縞素
漢曰開風沙言雖畫縞素之上而有開拓沙廣之態定功曰莊子
馬蹄可以踐霜雪維摩經龍象樹蹄非馬所堪宋曰曹子建詩走馬
長故間曹曰期息後切通曰世說支道林嘗養馬人有幾之
者皆曰貧道愛其神駿聊復寄爾今公以支道林養馬韋諷畫
馬皆苦苦心之所愛也希曰明皇幸驪山溫泉之宮口在長安東門新
豐縣深曰明皇幸驪山王毛仲以廐馬數萬從每色為一隊相間
若錦繡滿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焉夷之所居是
為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波圖視與以觀天下室
器今云朝河宗者言河宗朝而獻寶也深曰前漢志元封五年漢
武自尋陽過江朝射蛟江中獲之要爾曰穆天子西征而歸未幾
上并此以明皇今已升遐死復幸驪山矣趙曰長安志明皇素
盤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明皇嘗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
羣臣遵先旨葬焉深曰洪武禮樂志天馬殊龍之類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困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方方哀嗷二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
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
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公豪奪言自此无顏色必若
救瘡痍先應去發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淒惻行行樹佳政慰
我深相憶深曰春秋魯出漢書云言年勿也此之於財方未置

紹業曰子綱紀一郡能刻刺史乎故六帖亦謂之綱紀錄深曰縹
照白頭吟直如朱絲繩通曰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平舊故
大賈富家不得豪華吾人也深曰詩
去其銀騰及其發賊馬曰福立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起語數昂慷英雄割據雖
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接得文書初李衛夫人但恨无過王右軍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突兀四語能事志意畢竟往
復若湯只在裏許。自是筆
意至此非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
思致所及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
襄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益工如山貌
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回立意詔謂將軍拂綉
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千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
上榻上庭前屹相向相向語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大僕皆惆悵弟
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憂肉不食骨忍使驕驄氣凋
喪詔將軍及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冥真謂未遇即今漂泊干戈

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遂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
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自尾悲莊動湯皆各言趙曰魏武昔
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蘇曰左傳二后之姓於今為庶主
所知也高常之詩話子美州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主
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難及百代為清門則
知子美當時已為詩人所欽服如此感膏餘類帖正後人宜哉故微
之云詩人巴來未有如子美者也愛爾曰習李夫人各備善書嘗云
有一弟子號王悅少用筆畫一逼人也呂氏童蒙訓云謝無說語汪
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如者有雕琢語到極至如者
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雕琢語到極至如
者也如金鐘大鐘在東序水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如者
也珠曰唐正觀中畫李請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趙曰凌
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用字所出則左
傳以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也珠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經布冠
儒者之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襄公段
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趙曰魏武字出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二
日暮援戈而揮之趙曰魏武字出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二
也貌莫用切下同鶴曰明皇別錄上乘照夜白玉花聰趙曰曹關天
門也曹關曰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古泉府不知何事淺立經
營中容齋曰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古泉府不知何事有七為
馬大小八十有二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故依
之而作羅洪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謂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
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觀東坡以
若不及至於丹青引其須九重真龍出一洗乃古凡馬空不坊獨步
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驍龍之氣披公九匹贊言
歸雷電一日天地降彼孩兒實惟龍媒之心也

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十美并為作詩者也其辭云牧者乃歲繪者惟
霸甫為作頌偉哉九馬讚此詩之入數篇直此使入方寸超然意氣橫
出可謂妙絕動官牆矣慶弼曰唐人掌養馬大業掌車駕容濟讀文
云老杜丹青引至尊含笑催賜金魏人掌養馬大業掌車駕容濟讀文
奪真圖人大僕所不乘不乘不乘不乘不乘不乘不乘不乘不乘不乘
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獨代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
內府殿紅馬魏盤婕妤好傳詔才人亦亦此意也慶弼曰韓幹大梁
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見其圖惟贊之官
全大府寺丞楚詞志坎壈而不違注不偶貌稟虛感切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一韻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尚伏枕已聞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遠行無自苦
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闊那堪野館踈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
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小徑自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
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標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
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廬珠曰
太子置之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慶弼曰司議太子武官也以李布
新除司議郎故用博望星事珠曰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時陳
為別駕番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季坐也珠曰內熱字出莊子
黃牛峽名應可曰區鶴者船頭區為鶴以厭水神珠曰郭璞江賦
盤渦俗傳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海內久戎服
京師今晏朝大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
黃圖遭汚辱月窟可焚燒謂宮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變
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輕騎秋天憶射鵰雲臺畫彩像皆為掃
氛妖宋曰牙帳則元帥建牙旗於帳前也鶴曰防秋赤霄言列
王公時反國舌身勞思欲食嘗膽不忘會稽之恥龍泉楚王劍名
也謝曰書有三輔黃圖言秦漢宮殿死制度殊曰長楊賦西壓月窟
西域傳斥侯百人五分之夜擊刀斗自衛衛光武拜武西壓月窟
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霍去病為嫖姚校尉修可曰武捕虜將
射鵰手當時時為落鵰都督也下乃鵰也邢子高言曰此史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近靜潼關

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齋粉期書生張皇軍國頭幸
美猶始祖也至放翁賦矣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傷
吾題吾說於此亦自厭矣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二千八故借崇王為言也不聞謂言
不聞乎鶴曰殿前兵馬謂神策軍趙曰十月即為齋粉期告以

破亡之證也宋曰乃一皇恩下玉墀時
降者比皆受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起矣

黃河一首

收益川
校吏部尚書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
動成羣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眾庶戴君王混一車書
葉金玉

揚旗

揚旗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
部自外郎參其軍事又按武是年九月可與吐蕃戰
于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二有異聲初筵閱軍裝

羅列照廣庭二空六馬入駃騠揚旗旌迴二偃飛蓋熠熠迸流星

來纏風颯急去摩山岳傾材歸俯身盡前言俯身
試舉旗妙取略地平虹

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

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道蠻與荆鄭

收職馬搖頭也布可切下五可切州陷大戎言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軍中醉飲寄沈八刘叟

酒渴爰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歌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
華音發從伶數盃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廣德二年秋成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三梁棟秋窮途愧知已

暮齒借前等已費清晨諸邪成長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

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

吾還訪舊丘珠曰張恨願借前著以壽之趙曰六公謂晚年得預嚴

病微瘳八公素有肺疾也珠曰主將謂嚴武也公相則武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武破吐蕃于常徇城遂收鹽川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

雪外城希曰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鶴曰滴

巔公西山詩轉粟上青天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故云我欲奪之矣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

遣沙場匹馬還漢匈奴故号李廣乃飛將軍修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澄雲踈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堪者不比

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浣花溪裏

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趙曰方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陂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泥先少泥語不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

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即相迷養積思江漢頑踈感

町畦以有意出蜀不曉人事分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栖鄭曰先

孫曰曹子建詩府身微馬蹄蹙寄曰在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颺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觀黑裘世情只益

睡夢賊敢忘憂私菊新落洗茅齋慰遠遊辨故用赤發也摯一作攬

倦夜

竹涼侵卧内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不有無暗飛螢自照
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以
作者於景未有不兼也○王直方詩話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
以為得味外味綠樹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其若花完
開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日鶴觀松陰地不見一人惟
聞其若若然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其子美云暗飛螢
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
明燈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魚竿自公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抵舍在舟中仕宦
失志
絕如吹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
專飲倒分曹失異同礼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早光輝
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露衰思滕架煙霏想桂叢信然
龜觸網直作鳥窺籠不得志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
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乾甕即空灌離生野徑斤斧任樵

童東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二信愛護之
態可念大商遂忽二曉

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驚

駘怕錦幃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即懷高梧而與但增桐字則
異本語不處焉法○題曰上

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與而於上官失
傳神龜抵綱而道漁者得之鳥窺籠用潘岳秋興賦魚籠也
有江湖山數之思師曰西嶺南江沐浣花里之景也洙曰東縛者
言性本疎散也天觀曰別業指舊宅也後漢曰物色謂形容之也
公有望於嚴武牌
待家倚五之海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求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
好誰看上下風塵往冉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
事強移栖息一枝安

樹間

岑寂双甘樹婆娑安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蒲葦歲如松碧
同時待菊黃幾回露葉露乘月坐胡床

送舍弟穎赴齊州二首

岷嶺南亦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高枕
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自謂曰徐關齊地言弟風塵
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日落
望鄉臺王秀所創也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木履觀洙曰成都有望鄉臺乃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旁干戈覓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

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按公作范陽大君盧

稽賀揚會然猶於海也稱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十時知衣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附駟騶之旋端軼歸海畔山也

嚴鄭公塔下新松得露字

弱質豈自有移根方爾瞻細声聞玉帳疎翠近珠簾未見紫煙集
虛蒙清露露何當一百丈歎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墻色侵書帙晚陰過酒鐫涼雨洗娟之淨

風吹細二香但今無前伐會見拂雲長孫季昭示兒編云在竹亦有

香退之二云香隨翠籜擊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批把本无香字美云風交細二六批把一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大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柳海濱香是也若夫荆公詩有云少陵為尔添詩句可是无心賦海棠豈謂海棠无香而不賦乎

秦觀嚴鄭公所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挿雕梁直訝杉松冷

兼疑菱荇香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猶為隨毫末川蜺飲練光

霏紅洲藥亂拂黛石羅長暗谷非閑雨丹楓不為霜秋成玄圃外

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立壑道難忘

此篇句二皆畫意政似未商本外謂義只分明兒童之見也○夢安謂曰禹貢汎山導江東別為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志云詩離梁此以畫為真也○吉云岷山在岷山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畫也洙曰秋成一作秋城大傳謝安也安虽受朝高東山之士然於本不喻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湍駛

風醒酒船回霧起隄極經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

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謝公指院花溪尔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公在嚴武幕中自遺閣有作
至北池信然皆分韻賦詩其情分稠密如此
而史謂嚴武中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采菱寒刺上
踏藕野泥中素檝分曹往金盤小徑通菱三露草碧片二晚旗紅
盃酒露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
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之歡娛到薄躬
本中曰何補參軍
之一作參軍事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日有習池醉
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舊曰按是年十月嚴武以吐
亦衣戎衣也趙曰日有習池醉謂陪嚴武
出也愁來梁甫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繒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
瑣細不足名客不充君禱承君恩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

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
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管煙珠宮物寢處禍所嬰
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
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及氣豪首阻兵和真謂錦復引近年李
鼎米慎為戒非死為者昔
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賜情錦繡卷還客始
寬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如藜羹本一作藜羹
蘇至水族細細皆言織成也趙曰大哉萬古程
指言諸信也蘇詩具關字我信官布曰按曰史李鼎
荆尹充本付及秦防動察使深曰未理其為哀陽節度使裴茂稱
願強誰制宜且除之後照捕州尋賜死左傳川吁阻兵而安忍深曰
蘇季子位高金多多隨
曰莊子藜羹不糝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青袍白馬
眼見小子

一別永相望語極
有與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舊曰金
谷園銅駝陌

豈非洛陽故御行樂之勝境乎劉禹錫揚柳詞
云金谷園中鸞瓦亂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觀李固請司馬弔山水圖二首

簡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炉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

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有味外味并三下蓬壺淮南子匡床弱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自傷足力之

亦足媿人之能住者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何處出

塵氛台皆古聖之所由化塵海則有方丈蓬萊陸則有四明天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

青懸薛荔長浮查並坐得仙老軒相將仍是好語○夢弔曰王子年

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海四海一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樓自其止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明詩中云榮賜湯復衣冥此詩云凶問一年俱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是中有豪俊

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問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

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界台小去時危棄碩儒移官

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勳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息

酒為徒許與才雖薄追跡詢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

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名

造化鑪從容詢舊李慘淡閱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

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推思諸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

撫墳呼瘡病餐芭水瘡瘻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蘇

之死適道歲數按日史寅德二一年自秋及冬斗米千石故詩中云

俗謂少潛夫入哀源明詩亦云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寔長安米方

去矣行錄欲解此○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行明年正月果歸溪

君不見見韞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

蕩無覩顏豈可父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食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昔如韞上鷹今似盤中猿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

登喻之曰且見曹公言待將軍壁如養鷹為創則附人飽則賜去史

滑楷傳韞上鷹今似盤中猿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

居長安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探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者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為膏日服食之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永泰元年成都作鶴時公自嚴武幕中

歸院花溪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許鄰人
斲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竟負平生夢弼曰釋名酒有沈齊浮蟻在上沈沈然

深曰庚信詩浮蟻對春開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
憑不顧翦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
千竿蕭二見白日洶二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
雖雉葺衰病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音庶
遂憩息懽夢弼曰度堂之雙徒洛切稍曰詩考槃在澗考成也

奉寄高常侍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使吐蕃師出無功亡松維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

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德廉頗天涯春色催遲
暮別淚遙添錦水波宋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蜀亦有汶水
西川節度故言總戎楚蜀隆可曰方駕並駕也與舟之方同
廣絕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劉楨也宋曰
不啻猶過多也家語何翅惠哉詩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黷
之材足以折衝千計也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文帝嘗欲曰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為將豈要匈奴哉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二急春流岸二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使人無復
及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味生理飄泊到如今○迢遞來
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遊
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補曰蜀郡廣安郡建武郡為
入蜀至是六年矣宋曰重京威衣百結衣夢弼曰壯子衣
弊履穿食貧也非備也本一作潘離无眼景恣意賈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不赤管隨
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各玷薦賢中宋曰石鏡雪山皆
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時為檢校尚書工
部郎故云鶴曰公為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考表銀章青綬

注銀印背紐其文曰章謂刻曰其官之章唐雖無賜印者公謂
銀章特指魚袋而言耳題曰銀章方賜朱紫以紫有重朱紫之句
扶病垂朱絃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群材燕外晴絲
卷鷓鴣水葉開鄰家送魚鱸問我數能來宋曰絃古箏也家
崇章賢傳繡衣朱絃師古注云朱絃為朱棠○羣盜哀王粲中年
召賈生羣盜中皆不以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
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宋曰王粲以西
帛作登樓賦故先賢傳載荆州有王粲宅崇文帝以賈誼為長
沙王大傳歲時思誼散至宣室因問以鬼神事帝不竟前席曰
吾久不見賈生自以
為過之今不及也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荆語近數有
關中亂何曾劔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鶴曰按史是年
月党項羌寇京兆之富平縣故云數有關中亂趙曰亞夫
營在長安公之故鄉也崇文帝時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四一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

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閱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古思緣詩
瘦大向交游萬事情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温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護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屏跡

衰年甘并跡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之
日併園蔬課猶酌其泉歌歌長擊樽破鶴曰按史是年存饒京師
之酒價之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備可曰州說王大將軍
每酒後輒誦魏武祭府云老騷伏櫪志在千里烈上暮年壯心不
已以如意打碎壺口盡
缺子美歌長擊樽破類此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羗兵
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技木前飛秃秋為後鳴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

年骨肉無消息題曰連年吐
冠隴右河源蕭條又陷松維保三

三月辛未大風技木公有
風技木句當是紀實也

楠樹為風雨所技斫

倚江楠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鬢鬢
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
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
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回復
有情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曾臆
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宋曰蜀志先主舍東南有桑
樹遙望見童一如小車蓋

題曰宋王昌唐賦哉
條然鳴聲似竿籟

喜雨

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七月
又旱乃道近臣錄囚蓋是年自春至秋多旱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况騷屑巴人困軍須
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冷氣終不滅
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
滂沱洗吳越公自注時聞浙石多盜賊希曰巴人困軍須當是
去年歲武賦吐苗于當狗城又克益川城時尚未撤

其備也滄江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
十月雷又云霹靂震王臺以此知滄江指雲安也洪曰國語自子
之行晉先帝歲修河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鶴曰按是
年表謂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歎州人又殺其刺史
公托言於雨欲
洗吳越謂此

莫相疑行鶴曰此詩与後篇未嘗行皆為郭英又作也按

与英又難有舊然志不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遂萊宮自怪

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

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

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寫得徹至懷抱如洗○深曰天室中

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今云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記孔子

射於獲相之圃觀者如堵牆趙曰陸機致謝賦託未契於後生

赤霄行 赤霄亦怪奇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造意甚奇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

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燕淘河飛燕本不相涉用鶴銜泥却

落羞華屋直皇孫猶曾運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

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各言章妾

首鶴鶴也飛燕從江上亦為淘河所疑意謂爭其魚而赫之燕歸

華屋之上負此羞耻街泥而落也蓋用莊子鶴得高單鶴雖過

之仰而視之曰赫注云赫音赫又音赫口指人也陳曰袁紀宣帝

初為皇孫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常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為人所困

辱也蓮勺名鹵中蓋地也蓮勺音為左傳齊靈公伐鄭高

阮咎鮑牽如守及子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別鮑牽而逐

高阮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蔡人猶能衛其足備當作鮑

能老翁公自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有貴和篇此蓋託言不

能則必刀召辱矣漢文帝与匈奴書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

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鶴曰安危大臣在謂吐蕃

宿青溪驛奉懷張負外十五兄之緒鶴曰青溪驛在嘉州

康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

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

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荒渚一作在渚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較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名
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韜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
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韞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
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頭
喫酒樓下卧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
弟幅巾般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苦
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嗽唧唧為何人愛爾曰輔皮視切說文車軌也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纒漠漠酒迥已紛々巢燕高飛盡
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謂曰南國指荆楚也安石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言江出雲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今人雖老語不能道死曾

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亦風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謂曰

建七段云春清縹酒注縹色山公曰曰春酒擊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也謂曰拈舊本作甜非按元日詩善者弟子先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錦不得然氣拈酒乃唐人之語也為子雖有數種而莫肯帶粉紅山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為子綠在戎州有東致干天對荔枝詩云誰能同此絕勝味唯唯有老杜東後詩謂此詩也希曰西去戎州工員荔枝前九載志戎州有荔枝園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帶烏蠻閣
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立之曰曰誤桓典馬御

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兩古詩有長短吟謂曰梁益記雋州舊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豎跡曰白帝指夔州因誤公孫述諸為号白帝城一柱觀在江陵

撥悶一作贈嚴

聞道雲安麴米春纒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
定幾巡長年三老遥憐汝揆拖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雀直當
令美味入吾脣慶弼曰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東坡志林退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勸買拋青春因史

補云酒有郢之富水鳥程之若下榮陽之士窟春富平之石東春
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安瀾米春才傾一盞即無人
拋青春亦必酒名也趙曰東坡詩麴米春香並舍聞蓋出於此
年三老川中呼州師之名慶福曰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拖工為三
老今俗謂之翁流曰開頭一作鳥鏡皆行船貌初行船曰開頭
曰換練結功切換也趙曰川
人不以律折一色見分為青分

聞高常侍亡公自注志州作鶴曰按史是年正月左散騎常侍高適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檻折

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公故舊傷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

失侍從顧問又按按官開記金華殿在未史宮白虎觀右祇內園
書皆有焉故王思遠送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試王臺之下
後出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宋曰世說顧回為地下修文郎
前宋宋上書顧斬按臣張禹成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
赦御史糾雲下雲擊殿檻折夢弼曰按唐新書
高適負氣敢言推貴側月公政有丹蓋折之句

宴忠州使君姪宅鶴曰詩云出守吾家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樂助長歌送

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強為看宋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為

諸阮居道北湖雖忠州下惡難
也趙曰王戎嘗以如意起舞

禹廟

禹廟臨山漢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橘柚龍地皆

下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斲茲三巴宋曰宋玉

列補畫龍地此孫莘老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蓋橘柚錫
貢龍龍地皆禹之事公因見此有感也卷之三
乘舟陸乘車泥乘船山乘標郭璞江之東之
三巴記云開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知曰十道志渝州
巴縣并巴東
西是為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

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花溪獨園寺馬鄉丁令同

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
過其中題曰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
石而出則石者至之根也
深曰佛書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鶴曰按史嚴武年四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

謂其化為蛟龍而風送之雨
情境慘然去下天長意徐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

情猶曰老親如宿昔昔言嚴公之母尚健如宿昔耶後村詩話云古
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翁之熱時則趨附忍後及時異事
改則掉臂而去至有射拜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
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武山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
云莫莫無用論終負託孤心猶
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淅淅寒此戎不必所出

偶然適似○荒林無徑入獨鳥為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吟上魚吹水兒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等閑星月著

不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一傷字變竟

懷舊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

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容句不忍讀○師曰老罷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鶴曰公在成都時嚴武死欲依英又而英又驕縱不可託故舍之而去

以託言茅屋為秋風所破蓋亦有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飛度江灑江郊高者挂骨

張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

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

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

床屋漏無乾處兩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

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

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鄭曰蜀有

白樂天詩羊得大裘長方丈君都蓋洛陽城然近乎賦語言有

力丈之裘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廈自有深旨若溪詩話云窮年

七篇論君与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

憂黎元以自賜內執又云誰能扣君門下令威征賦寄柏李士云

我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者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寧令吾

亦獨被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

馬并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東坡志林僕

似也僕云荔枝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无所

僕問杜子美何以人仲游曰似

同馬并僕喜而不大蓋去是言會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永泰元年秋雲安作鶴曰公去成都秋至雲安明在春曉近居于夔州城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

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陳曰古泉府藁砧今何在

出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言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刀斗皆催曉

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張弓謂月如弓倚殘魄望

然趙曰稍下猶銜皆言月也夢弼曰白帝城夔州也崇公孫述借

鳥名白帝城漢曰刀斗軍營中以警夜者張衡又憲云弄請不死

之棄於西王母相戲竊以奔月遂計身於月是為蟾蜍鶴曰按史

是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故有刀斗及炭營之句趙

曰時與吐蕃交兵則張弓於夜皆倚曉月之殘魄不

獨炭營為然虜營亦然倚字使宋王長劫倚天外之倚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只一頻字而上下二三十

年无不可感与去年明年

語別故知作若用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萬國皆

心之苦語不在多

戎馬酣歌淚欲垂慶節曰袷袷古洽切說文无絮衣也秋與賦御袷

皆戎馬謂其時僕困瘵

恩及吐蕃回紇入寇也

雨鶴曰按史是年春早四月始雨

七月又早自春无雷六月始雷

行雲渡海宗高飛雨讀而至精語淨石間溜汨汨松上映亢陽乘

秋執首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燥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

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

髮髯見滯穗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方庶減臨江費謂

江而費抱甕之力長江二首

眾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孤石隱如馬高

蘿垂飲猿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陳曰涪萬峽中一郡名瞿唐為

秋至則鏡如馬浩之終不息乃知東極臨眾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

色借瀟湘闊聲驅滌瀨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按上不可曉

州二峽之水入洞庭与瀟湘相

遠故云色借也奉漢中王手札鶴曰漢中王貶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京

上客辟暑得各園南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當是王在歸州為太守留度夏而公在雲安適相望也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荆門峽險通舟峻江
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
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竟良宵亦何看駭浪翻入期朱郎雪朝旁紫
微垣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崖
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大馬誠為戀狐狸不足論
此狐狸從容章奏罷宿昔奉清鐘服玉銀珠日唐制諸侯各置邸第
師故有邸吏朱郎言即有朱戶以冬為入期故言雪曹志紫宮邸一
日紫微大帝之座大丁之所居也補曰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之
間年最高深曰景帝十二王河間獻王德備禮樂被服儒術趙口
宋玉宅在歸州宋曰武陵源在鼎州楚俗語言多夷音曹子建表不
勝犬馬亦主之情張綱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趙曰公言以中
王有懷君之心今入朝草奏既罷必將侍宴以奉宿昔之歡也

石硯公自道平侍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二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
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照切各盡墨多水澆隱見揮洒
容數人十手可對面硯大雅為凡案類搗衣石比公頭上冠真質未為賤當公賦

任向况得終清宴公合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任向况得終清宴公合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

三韻三篇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二毛焦困魚二有神君看磊落士不
肯易其身

蕩之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檣必稚牛挂席集眾功自非風動天
莫置大水中趙曰稚牛所以專眾功或謂以牛祭非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
爾輩堪一笑愛勝曰多門謂所交不一左傳晉政多門趙曰

諸將五音鶴曰五音乃言天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

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閱采旗北斗閑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

莫破愁顏游往其間高宗吏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楚王太子死葬於此明奴口被送書成去七國反誅死无後焉得

其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幸我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与改送鬼喜曰若改卜極焉

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勅改葬死外及發掘王魚死初明馬所屬朽爛已不自是其事遂絕田曰南史沈炯傳炯自

字異爾舊引引氏志怪乃女子之事也夢弼曰詩首句言沈朝陵墓

則其用金監字耳最有用沈炯事稍曰后山詩云初聞橋山送弓劍

寧自以對南山有千秋之固又胡虜入關不九發諸將謂法朝陵

夢弼曰或云閑一作毅謂子美父各閑不應用閑字然按集又有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技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

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

以答升平希曰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蓋欲

致諸君何以答升平之恨趙曰漢書匈奴自稱天驕子而回

紇若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至德初郭子儀以朔方軍及安

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也胡

謂肅宗起於靈武而河尤復清也

洛陽宮毀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剡門何處

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

銷金甲事春農趙曰漢紀秦得百二焉注秦地險周二萬人足當諸

王縉也希曰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靈龜即○迴首扶桑銅

柱標冥二氛侵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

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挿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

朝趙曰後漢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勒功深曰前漢西域傳資孝

翠羽之珍盈於後信比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賦白雉

又後漢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陸明駝表平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

蓋廣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使幸兵城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

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饒于郊崇崇加王尊

大冠亦曰惠文冠加當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趙曰珠璣總戎之

句乃深責諸君徒享高爵辱祿而不能輸忠者此故有下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

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孟西蜀地形天下險
安危須仗出羣材

武傳兩節一蜀一刺綿州趙曰嚴武鎮蜀以孟西蜀地形天下險
川都節制為一六月專以節制西川阻險知道反不得進為二廣
德二年朝廷正以西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門侍郎來為三也
日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
當是以劍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戶部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
西內已不復干預國事矣而武是時鎮蜀止是節制也合以此為一
至應元九年五月一廣德二年五月為兩川節度為三也趙曰安危須仗出羣材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

遠聞房太守

孤寬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

班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

其後賀蘭進明以此房相傳上皇入蜀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

其後賀蘭進明以此房相傳上皇入蜀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

山初見分鎮詔書稱房數曰吾不得天下矣非房無能蓋此計苟
蓋以乘輿雖插而諸子各分統天下矣非房無能蓋此計苟
可以強弱乎也今房史乃不載此語而傳子多問當何朝廷且
廢哉惜乎史臣不能為一白之也後村詩語子美與房相善其去
陳清也坐掾後為哀房方之謝安投贈高舒翰詩成畧有稱許然
子美所以能道知房雖敗猶為名相至於陳清斜潼關之敗直筆不
之喪自房州起發則由嘉陵江而下也

舟旒飛二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

劍動新身匣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卧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

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

近聞犬戎遠道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靜隴山蕭

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闕中使似聞贊普更求

近聞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及回紇入寇京城震恐郭子
儀乘間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

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州此皆指吳陸而言也

遺憤萬曰郭子儀使白元光與回紇將葉葛羅合兵追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蜂蠆終懷

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萬有七母况國乎以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

鄭典設自施州歸太子湯沐訊歸輔陳之事裝施州裝

晁中以附李

吾憐榮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

竟以屢空道南謁裝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矢石

憂感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温之諸

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常羞不盤頰狼藉時雖屬亂事貴賞

匹敵中宵愜良會裝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

鈎林陳見矛戟倒徒喜旋歸畫地來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

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排兼設寒

穿為羅幕此身仗兒僕高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

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有輿前途猶

準的忽轉入車馬翻之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銀鈎又書死殿陽詢江行書

王察謂曰百姓怨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切鶴曰詩注鳥一名女

寄裝施州所賦劉恒

廊廟之具裝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若無第三四句金鍾大鏞在

東序冰壺玉衡縣清秋物色品目自得此自別自從相遇減多病三

歲為客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

鹽北接一句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

銀鈞紫衣使者辭復命此其雜亂之無序者辭字是再拜故人謝佳政
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愛符曰詩注鑄大鍾也書天
壺水書在璠璣玉衡愛弼曰四丘山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堯掌四岳
之官也珠曰崇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一千石乎趙曰白監慶
州山名此言裝寄書來
夔與公又贈之以羔裘也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鶴曰是年冬桂軒反

冠至慶 隸荆南節度
也愛弼曰大食國名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超下牢救出令奔飛百艘救出令
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亥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
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木怒號冰翼雲淡傷哀孫鑄錯
碧鬕礪鵝膏鏗鏘已瑩虛秋濤鬼物撇揆乱坑壕蒼水使者捫赤
條注引搜神龍伯國人罷釣鼈芮公迴首顏色勞龍伯國人罷釣
容此刀一出海怪尺絕然芮公分闡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
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
線針如水即水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

為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劍須天倚地足

吁嗟光祿英雄弮光祿未喻弮又無謂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

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愛弼曰十道志二峽口地曰峽川上

也鄭曰趙下牢愛符曰牧州牧也今縣官也牧山令奔言同此軍事
茂切按練結切深曰博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文餘手橫
六藝通珠曰為公荆南節度使也鶴曰按文荆南自節度至大曆皆
是備伯玉為節度使則備公非為公節度使也然王兵馬使
二角鷹詩亦云荆南為公得將軍又何也師云是趙為公未如何
所今深曰左傳眾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治治絲而禁之也蜀
水至瞿唐則為峽所束如線焉愛弼曰王蒙登樓賊取荆山之
今後送虎鷹將王元說置曰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鄭曰痺音婢又音甲愛弼曰蒲岳射雉賦揆懸力騁絕伎如轉如
斬不為音婢又音甲愛弼曰蒲岳射雉賦揆懸力騁絕伎如轉如
為大言者乎宋玉曰方地為圓天為蓋穹弓掛扶桑長劍倚天
外王曰善深曰宋玉曰方地為圓天為蓋穹弓掛扶桑長劍倚天

王女馬使一角鷹鶴曰按史大曆初朝廷嘗以王昂代衛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叔牙浩呼洵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隘日

孤光動起得森然其賦一角鷹不意出此此悲臺字便從呼鷹來

此其意之戰語有神助正在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壯惜身名晚
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早夏及此

十一月一日二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
上瀨船子美七言律每每放蕩此又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

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趙曰百丈者牽船後

日炭書下瀨將軍引伍子胥有下瀨船此故反用之宣音彈希

水船疎日明光殿各也炭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諸夢弼曰子

美素不聞人自日遠來故後人以日遠為席都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蒲樓前江霧黃負蓋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

何郡郎新亭舉自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漫楚

客唯聽棹相將好語舊曰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臨井

數出新亭欽宴周韻中坐而食曰風景不殊幸自有江河之異昔

相視流涕弟惟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

囚相對泣即眾收淚而謝之夢弼曰以司馬相如傳相如口吃而

善書書有消渴病既病况家居茂陵子美有渴疾故以自比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三柳絮

道其事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露未消微々向日薄脉々去人遙又熱死央病

或曰是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况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

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禹廟

正堂劉光庭自昭云嘗侍頂溪先生論及禹廟詩早知乘
廟在上流故特持也言二巴先生云此言禹功疏鑿自二巴而始
氣力盛狀之時他人禹廟詩終句必不能如此力量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立春

大曆九年
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
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
紙一題詩推秋浩湯極勝○瓊曰齊人月令凡立春春日食生菜取迎
新之意○舊曰以鴨傳見高門注云二補黃圖未央宮中
有高門殿殿宣傳立從公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注
亦云殿名今公用高門蓋憶為拾遺時也○舊曰行白玉盤也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終難立柴
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舊曰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
多蓋指吐蕃之亂及張獻誠

相茂林揚子琳共起京
討崔明是時蜀中大亂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魯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

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舊曰萬里橋百花潭在成
都公所居草堂之近注詳

是前張孟陽劄錄
形勝之地匪親勿若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畏花發去年叢夜足露沙雨
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書一公嘗為尚書工部郎故云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筆煩相向纖絲恐自疑煙添纔有色
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唐詩曰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筆煩相向纖絲恐自疑煙添纔有色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蜂相見
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羣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
蕭蕭夜色凄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檻卧花叢
風林展書卷釣簾宿鷺起丸藥流鸞轉比於青山門呼婢取
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忽及晚交嚴明府矧此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解瓦飛十里總
帷分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幃賊臣
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當宁陷玉座白簡剝
畫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楹角歛窀穸宗故老復第
泗祠官樹倚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
微軀忝近臣京從陪羣公登塔捧玉冊我冕聆金鍾侍祠而先露者掖垣通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葱

隴前者厭羯胡後來遭犬戎俎豆腐臙肉果魚行角弓果魚下者角弓願無意謂
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度寒關中主將曉逆順元
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伐聽所從冗官
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權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
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靈
寢求求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栢老去若飄蓬
鋪大篇元甚由地如天子惟孝孫元元歸始終一似牽補未更衰之
也趙曰形信天子之宮也天子七廟而王莽增為九廟以其盛者言
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備則曰錦標鞍轡也鄭曰一作嚙說文吻子
也趙曰禮記天子當宁而位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聖謂元宗肅宗師曰何官守祠之官也種樹樹之木特以只孔樂也
謂曰前春禮郊廣此述元元之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曰曰曰曰
成備法駕迎神主入新廟甲寅上親享九廟像有事于圓丘新史同
而今云前春始與史異又在夏四月不應言春疑有誤王陳曰廣德
二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有在國中无容更預禮社鄭曰景於景切
從才用切愛符曰東都賦大心景從從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幸也濯龍池名也見洛陽圖經鏡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乃飾神飾之物也出書子詩詩或於羽陳曰前若厭羯胡謂明皇
附祿山陷長安後來曹大戎謂代宗時吐番又陷長安也曹大戎曰

且肉臙肉謂汗漫祭器來愚行角弓謂操弓矢狼籍宮廟也曹大戎曰
漢紀注界愚屏也希曰漢書注以本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元年正月下制有一云勞還罪已之念故公詩云一朝自罪已方里車
書通孟注當時之事也漢書曰漢食貨志安氏之道士著為本定功
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舍桃先薦食廣注櫻桃也漢惠帝出高宮叔
孫通曰古者春秋嘗栗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
廟歐曰京都貢桃徑謂之民願然容得以歸號墳
墓惟子美哀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
豎雜石根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
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
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
央生理不得論卧愁病脚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
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窺物想故國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
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
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趙曰城關四千里子
字疑誤宜自渝州明
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乎夔州曰蜀出麻布吳中
出益兩相貿易以其水陸不通故蜀布不來乎吳益益塞北蜀曰

西南失大羽謂鄭公卒也隋可曰劉孝標病絕交論麻非不望也
鶴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謂杜鶴漸按史是年一月以鴻漸
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隋可曰劉安也
隱薛王孫遊芳不歸春草生芳萎人謀曰思王孫謂羅武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與楚蜀捨舟復深山宵窅一林蕩栖泊雲安縣消
中內相毒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兔短促老馬
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男女欲起慙筋力客堂叙節改具物對
羈東石喧蕨芽紫渚秀蘆箭綠巴鶯紛紛未稀激麥草向熟悠悠日動
江漠春辭木臺郎省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
居然縮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
膏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
廟筆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
行色隨曰少城成都小城也注其前巴鶯一作巴猿為是漢書劉
郎謂省郎也公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杜詩曰臺
上公謂嚴武也武嘗表公為劍南參謀左傳獻可替不
杜鵑人稱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宇自天而降亦望帝好猿鵒
後以其位開明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正昇突兀奇怪
以故後人之疑

作此村漢老人能自起語參
差何必拘韻作者當自知之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

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之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

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

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

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

泉此起此結皆出意表東坡志林南都王胡伯書江濱謂子美
詩歷五季其火多舛缺尚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疑闕者

詔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信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
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詔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本
必率台程度偏者其也

舊唐書鄭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并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北興離
騷之法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子寄之它巢百鳥為飼之胡江東所謂
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日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

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識當時之刺史有
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

而致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貧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莊不
度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

莫是東川有杜鵑耳至於浩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為
有也懷感者為死也不在夫杜鵑真有死也詔伯以為東川有杜

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是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
美自我作古疊用韻既無害於詩律所見如此詔伯博學強辯始必

有以折衷之深曰晉羊祜馬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董仲舒春秋繁露庶飲其母必路類知礼者備同曰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款息下淚如流泉

贈鄭十八賁

按集有答鄭十七郎詩云把文驚小陸即謂賁也

溫溫士君子今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脩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菹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予肯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敏題曰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適曰小忍謂不欲在人而自尋也脩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途者合我德以行也江道賦顏淵曰子實言其有德行者也駐脩軫乎平原左傳脩軫以爲賦

別蔡十四著作

鶴曰永泰元年成都尹郭英又爲崔旰所殺別蔡十四著作扶其嗣以歸公與蔡相逐於雲安

賈生慟哭後寥寥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爲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多正臣異才

復聞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已別顏始一伸主人苑城府扶觀歸

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

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

尚思未朽骨復觀耕桑民積水駕二峽浮龍倚長津揚舲洪濤間伏

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窮谷

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憑南轅使書札到天垣謝曰豈黃龍上政事

謝曰皇帝謂謝宗謝曰主人指郭英又咸秦謂秦之咸陽也謝曰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鶴曰玄甲聚不散時崔旰反相茂林等起兵討之蜀中大亂故云

傳注玄甲謂甲之黑色也謝曰一作南轅使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屐遲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夢弼曰晉陸機

小陸一陸機也謝曰文章名世小陸美其弟知十八之能文也

莊字當附爲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此又以美弟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鬃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授鉞勢

屈難為功賓客蒲堂上何人高義同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
餽峽中無歸揖生衣卧春鷗洗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萬里
皇華使為僚記腐儒何山梁胡可煎為飲子服之通牙然曰四愁詩
此名雜蒙齒錄袍笏木復牙絃子美以飲子謂懷君亦齒錄牙絃之
此也廣州州信得柴胡等藥偶錄此詩遺德古今詩話古之文章自
應律變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宗韻李之後詩之休製漸多始有
對對俄對雙聲疊韻之類如白朱邪之狼很致赤子之流寓不惟赤
對朱邪對子兼狼很流寓乃飲容對鳥名又如周人貝籍黍稚子指
揚物以雜對揚之類皆為俄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及西樹詩狗肥
因言有雞棲奈尔何殆亦所謂後對也鶴曰婦指生衣則謂婦衣也
理而未動所以生衣期曰生衣者生水衣於其上也宋曰左傳同官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捨伴警挨唯
隨雄毛衣慘黑兒憔悴眾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
願巢深叢穿皮啄朽窟欲羨老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
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之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
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數學傳遺風迺知變化
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八哀詩

傷時盜賊未息以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
後存歿遂不詮次焉傷時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
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怨而哀思
聞見而哀口動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七哀在於他處而思
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
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
李光弼之武功難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夷之多能張九齡
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感傷而有作也杜詩符曰少陵
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占作者莫及也字者宜常讀誦之

贈司空王公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趙兒顛銳物不隔服事哥舒翰意
為龍右節要使思禮事翰按右衛將軍送詩九曲後期當斬
翰釋之翰守潼關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守密州翰表請
賜田忠又請以二千騎劫之翰不從遂至於賊思禮奔行在
宗責其不堅守引至靈下將斬之會宰相房琯在蜀奉太上皇
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遂見赦尋副房琯戰使橋不利更
為關內行營節度守武功以控賊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
京戰數有功迁兵部尚書乾元初為太原尹北京
留守尋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大尉諡曰武烈

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
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
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駕鷲鳥資遠擊在外曉達
兵家流飽聞春秋癖曾襟日沉靜肅二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
辟易歸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大字入朔方至尊待梁益胡馬纏伊
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勅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
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謹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熊
虎巨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禁暴
靖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二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
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窅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窳窳永繫五湖
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康蘭續
嗟二鄧大夫士卒終倒戟甚言文苑傳之無用豈皇宗代思禮乎。夢
脫而出也定功曰亞辰顏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夢弼曰馬
懸將首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將吟詩馬鞍懸鳥頭夢弼曰夢書冒
頭作鳴鏑注龍箭也希曰可寄命傳翰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政改
之更築於危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唐志龍右道伊州西州並

有天山夢符曰唐書會要載景龍間贊普請昏以左衛大將軍
為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
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尤為唐地接近自是復叛
欽察而死趙曰飛兔古之神馬也脩可曰漢藝文志兵家者流凡百
八十一家也晉杜預拜鎮南將軍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辟澤曰梁
益蜀也潼關失守玄示幸蜀肅宗時為太子北收兵至靈武遂即位
元帥謂尉遲翰也時守潼關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遂至於敗翰
被擒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也林賦建翠華之委蕤周禮熊虎為旗巨
阡陌言兵旗之多也鳳凰山鳳翔山名時肅宗移軍鳳翔諒曰天
子所在以帳為殿詔鎮雄所搃謂思禮守武功以控賊也希曰前此
積石軍麥熟吐蕃擄來獲之无能禦者乃人謂之吐蕃麥莊莊哥舒翰
豈伏兵於其側虜至夾擊之无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
至德二年在王恩禮領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深曰范蠡事勾踐既滅吳
乘扁舟之五胡今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嘗田黃死實客五
百餘人皆自殺趙曰前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鎮太原其扼衝之
功深矣大原古之晉地也故云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廉頗藺相
如古之名將豈必書其文采於文苑傳乎此深識文勝者徒以取禍
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贖馬
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以減死衆咸感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
馬乎軍衆憤怨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扼衝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
未幾按舊史思禮薨後崇嗣代為太原尹數月召景山代崇嗣景山至
而及景山蓋文苑見思禮昔日扼衝之功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

洙曰按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
略善騎射綠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

度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兼大原尹尋加檢校司徒任司空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破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宣帝者程元振疾之日謀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後光弼畏禍延不敢行會疾篤篋贈大保蓋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憚人安若泰山斷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一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厭未散河陽卒思明為臣妾復自碣石來火赫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勲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安帖青蠅紛營管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犯阻歸楫扶顛求蕭條宋濟失利涉疲勞竟何人灑涕也東峽光弼加檢校司空空今詩止云司徒則據為司徒已前事而補其官耳史云光弼授河東節度兼大原尹晉陽即河東之太原也洙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等攻大原城光弼麾下眾不滿萬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意出擊大破之是出賊之右臂矣又破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與方河北也師曰二宮謂肅宗与自皇后舊曰按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素降光弼料其終當叛夫明年乾元初果分軍為三路

出唐志河北道平州有碣石山洙曰乾元二年光弼与九節度與安慶緒於相州技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慶緒道經光弼力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為位繼之河南賊勢益熾光弼遂徵官吏引兵入三城賊帥光弼不敢西犯官關遂戰于中潭四大破逆黨此光弼之獻捷也傳所謂獻俘太廟是也趙曰高祖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慶弼曰青蠅喻魚朝恩程元振之諸光弼也光弼思祿葬地乎按本傳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又按長安志延平門在鄭西而前漢槐里屬右扶風是今之鳳翔府則正在長安之西矣魏道輔詩詠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今不更而唯填改色及其亡也子美哀之二云二軍臨碣石彩列士痛稠疊此所以稱為詩史也趙曰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謂史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讒致罹箱篋之河辱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嚴弼曰按本傳嚴武華州華陰人義以按察調官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為給事中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即度使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一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封黃門侍郎復節度使劍南破吐蕃於當狗城遂收益州加檢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薨年四十四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日聖者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疑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最將相小心事友生閱畫自紙盡洛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

別住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
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圍騰清塵羽
旗動若一萬馬肅駭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
回翠麟上又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
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父上陳竟無街壓虞聖聰
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
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求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露
巾揮翰綺綉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久孤兔隣死彼漢中郡
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滯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
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六日之表許詩周詩諸詩有力量猶如弓之
斗力其未說時不知其難也及其說之力不及分寸不可強若出
室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然知數聲動外春此等力量不容
汝陽諒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以大宗色映寒外春此等力量不容
他人到愛勃曰翠麟馬名也謂曰下拂明月輪言而下而拂馬也
日天笑天子之笑也愛勃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
入者天為之嗤嗤注齒齒開口而笑也深曰司馬相如諫獵疏且夫
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用有術祭之少注梁鍾月及謂車之鈞心
也術梁之變言馬術或謂鈞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誤書焚元王

敬禮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耆西元王每置酒為後生設醴按進
大僕卿與賀知章褚庭晦梁陟等善為詩酒之交夢湖曰道大容與
能公自叙謙辭也注曰庭第瑞早有中望岸儀表從之宗幸蜀至
中因封侯中王鶴曰黃德初公去侯中王賞會于梓州有章梓州水
亭詩近屬淮王至
之句因懷感及之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蘇曰按本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注
文選行於世邕少知名既冠見持進李
邕固請乃假且秘書未我符夫焉試問發款因薦之拜左拾遺
坐去張東之善貶州未我符夫焉試問發款因薦之拜左拾遺
玄宗即位召為戶部郎中為外崇所嫉左任州司馬起為
州刺史又宗東封回邕謂見於外崇所嫉左任州司馬起為
當居相又素輕張詠為說於外崇所嫉左任州司馬起為
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勳討賊有功轉括州刺史
上計京師以少外外不與士大夫接又後進不識既入朝既
聚觀以為為古人或傳習自有其衣冠空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
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驚媚不得留出為汝郡北海太守會
左驍衛兵各相語談行賂黃宰相李林甫因傳以罪謫就那拔
崇以休外各相語談行賂黃宰相李林甫因傳以罪謫就那拔
之年七十代宗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千言力恨
曠有餘情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
李公存詞林有根柢声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
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前碑版照四裔夏雨深望

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
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眇昧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
時豈獨勸後世豐臺珊瑚鈎麒麟織成蜀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
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賜給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
風聽九臯嗚呼江夏姿竟掩宜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
城大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靈忠貞負冤恨官闕
深梳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鵬鳥入鬼斷蒼梧帝榮枯走
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夙擁文侯篋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
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齊未易力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叙東
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其特
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脫爭名古豈然鍵捷歛不閉例及吾家
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和公自注甫有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
鯨鯢噴迢滯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壑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
孫存如綫舊零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公自注

彥範敬暉崔久暉張東之表怨已伯秋相也 憂來訟蒙蔽深曰按色傳色之文於此

後初受鍾萬計公詩自謂人曰揚路至向來映當時宜獨勸後出
言豈為人銘墓及記寺觀季校与守令作頌政碑之儀能照耀今古
也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類曰豐臺珊瑚鈎麒麟織成蜀紫
駟隨劍几凡此數者皆富貴之家以饋色求其為文新史云自古
文獲財未有如色之盛深曰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告孫策去策
為友史記載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衣贖之延入為
人則痛其能賜給在色之身則難多救而能獲色希曰江面
錮用天下無雙江面黃童外色父善本江夏人故云深曰色有批韋
巨源諡文士推重之又朱璟奏張昌示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
斷則天初不應色進曰環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
允之故云不負大常道以迎朋友此言色累為刺中在郡能好賓客也
給郡守魏文侯擁篲以迎朋友此言色累為刺中在郡能好賓客也
夢弼曰後漢蔡邕傳皇帝嘗召邕下洛陽獄劾以仇怨怨獄中
今邕死北海郡故以蔡邕洛陽獄為比小臣指古溫事見題下
或作蔡非以篇未復押故字左傳與小臣小臣斃希曰唐去齊州
南郡更名臨淄曰按集公有陪李北每宴府下亭詩云伊昔臨
淄亭酒酣託末契正指此崔蘇謂崔信明蘇源明盈川謂揚州也
官為盈川令特進李橋也皆有文各稱曰相國指張說也按色素輕
說公以比色下亭唱和惟色詩之美也鶴曰青州即北海郡色就郡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深曰按本傳蘇源明京兆武功

大室中及進上第更試集賢院累任大子諭德出為東平大
守召為田子司業深山相京師深明以病不受為署肅宗復
兩京權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充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
飢浮雲嘯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夜字照藝新垢衣生碧薛庶以
勤苦志報效劬勞願享醇醪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
京輦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自自
負掾吏亦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跣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
不暇陪八駿屬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畏憂憤病二秋有
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祕書
茂松意載從祠壇墀前後一百卷文枕籍皆禁鬱篆刻揚雄流漢漲
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馴反為後輩藝子實苦懷絢煌煌齊
房芝事絕萬手舉垂之俟來者止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乳
鬢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衍滎陽復寂寞罪且以橫骨嗚呼子逝日
始泰則終楚長安米方錢凋瘵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

纏漳水疾永負萬里錢鶴曰東岳米無兗州屬邑深

自為而巳故每食必以師曰源明嘗私著曰史後史館多米其語類
曰掾吏亦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跣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
不暇陪八駿屬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畏憂憤病二秋有
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祕書
茂松意載從祠壇墀前後一百卷文枕籍皆禁鬱篆刻揚雄流漢漲
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馴反為後輩藝子實苦懷絢煌煌齊
房芝事絕萬手舉垂之俟來者止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乳
鬢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衍滎陽復寂寞罪且以橫骨嗚呼子逝日
始泰則終楚長安米方錢凋瘵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

半方尺善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大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為長篇者不可不知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天寶初為揚州榮陽人

八十餘篇有窺其稟者上書告虔不報虔因史虔蒼黃林之坐
滿十年還京師交其才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善圖
山水好書畫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宅曰鄭虔三絕
迂著依那安錄山反劫百官置東都為授虔水部郎中因稱
風幾求擢市公著以定章連武武賊平先
死與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鷓鴣至曾門不識鍾鼓響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榮陽冠眾儒早

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李立遊夏上神農

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奮最何

技癢公自述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眾圭臬星經

奧其效如何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大狂以此東方之神

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變鍾外又自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

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二絕自御題四方尤

所仰嗜酒益踈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

曹突兀倚書幌晚就共香閣胡塵昏缺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

盪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艇履穿四明雪飢拾糶溪掾空聞以是歌

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翹翹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春

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軼操紙終夕酣特物

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蕭條阮

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自注

江陵○涿○曰○國語海鳥曰安居止於曾東門之外三日成文仲使國

人祭之莊子昔者海鳥止於曾郊曾侯而而物之于高奏九韶以鳥

梁具太半以為膳鳥乃液湖悲憂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而三日而

以中大淵距足以自備然皆負錯綴綴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

也則曰神農者本草黃石公授張良書一編乃公兵去也今亦虔

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云神農或謂黃石公多貌最在最高元之

矣其外曰子美哀哀胡本詩會最可長養會鳥外少草多貌最在最高元之

又粗外切小也虔自謂者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

會辨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廢以兩切拜也謂人有技藝不能自

忍如人之養也子美謂虔私著因史是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養也

言其善也地理也言陳圭首泉走者上圭以測日影泉者表泉所以

度扁然也東象言能書丹青信能及漢白揚舞傳雄少好李博覽無

所不見東方朔贊胡詠達多端應語以夏脩可曰鍾繇鍾會父子善

隸書皆其妙按書死虔書早隸呂勗云虔書如風送雲取霞惟月

香閣謂虔迂著作即魚豢典器香母紙魚蠹故藏書墨林雲其雲

四明山及...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中書侍郎... 工部侍郎... 書待郎... 相李林甫... 封始... 安祿山... 者此... 曰... 祿山... 宜即... 不用...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求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此九齡大節惟論碣石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求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此九齡大節惟論碣石

及平... 骨驚畏曩哲... 二疏歸痛迫蘇... 每靜賓客引調... 管淑氣含公鼎... 綺麗玄暉擁... 繫朱鳥影歸... 禮數隔制作難... 東... 由... 集... 而... 曰... 前... 地... 矣... 存...

禮數隔制作難... 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東... 由... 集... 而... 曰... 前... 地... 矣... 存...

禮數隔制作難... 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東... 由... 集... 而... 曰... 前... 地... 矣... 存...

食橘葉飲水而愈按本傳九齡數之扁養不許許中書侍
即以母夜解毀不勝哀未幾奪哀入為相故云痛伯蘇脫并紫綬太
守繫印之綬謂九齡去過荆州長史也殊曰晉庾亮鎮武昌東月全
南樓謂佐中白諸君少住老子於此因復不淺矣黃霸使用寬和為
治為穎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謂曰一陽氣去官清黃鍾之律淑氣
舍公身鼎謂大且之和以美九齡之詩高也籍曰散快起翠嶼倚薄巫
戶並言謂散曲江文快伸物然其高至並巫山也殊曰謝眺
字玄暉為文刻麗任助字彥升長於歲誄謂曰九齡韶州人是在滄
海之南未鳥有力之宿當時謂九齡為海明珠誠有名稱矣婦老
守故林謂請還長墓也謂曰一本一作無絕善本無字為是公意謂
良史之筆當須其初終無絕於使道也如先知祿山反相不與林甫
同惡皆史筆所當書殆公之所為也史筆者前篇李光弼詩云直筆
箱篋亦此意也

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贈秘書監

美八哀詩云即詠六公篇愛來歸家蔽恨不見其詩晚得
石本其文與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
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

補遺終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移居夔州郭

大曆元年春杜夔州作山谷曰好作前語自是文
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
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荆州還朝後文皆不願
削而自合矣海蓋詩錄入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
州却說得郭重煩絮不如心中前有好詩好曾直一時
固有所見今人口且見曾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人說山
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陳曰以城皆因開鑿而成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消消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精意不刻意晨鍾雲外
濕勝地石堂煙柔櫓輕鷗外含悽覺汝賢夔州石堂是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鷥拳靜船尾跳魚
撥刺鳴

上白帝城

夔州周魚復國秦置巴郡漢公孫述據西
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計道志述亦白帝以據西
方色尚白也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上小牆也亦名脾現言於牆上睥睨人也漢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高臺之台有風飄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長公孫述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潛山五帝都城號成城色尚白改成都郭外舊君為白帝君築城於魚復城曰白帝城城立於十一年五光武所誅左大將軍都郵公孫述馬而稱帝

謁先主廟

謁先主廟在永安三年丁永安元年屯白帝城改白帝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在偃經綸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

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歆雄圖層數屯

復通秦感五如此而復合于彼傷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

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

絕域歸舟遠荒城

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父風塵

應天才不小

堪帷幄飄零且釣緝

向來憂國淚寂寞西衣巾

其大手真蜀先主廟詩評意皆合○魏曰先主必與劉氏而統漢以

其所留之長策也後王也所留長策者為取中原故諸葛老臣耳深

日蜀志後主建興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

五丈原與馬信王對於渭南每連銀不絕使已上心不伸乃分兵屯

日參父駐之其耕者耕於渭濱居居之則百姓安若軍無私焉相持

日參日疾卒于軍又魏書亮報及勢窮憂喪血一夕燒營遁走入

谷道發病卒於於口切隨曰變州先主廟在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

則山中陰道也鶴曰青溪乃指豐溪也按永安宮在豐溪之側漢

日玉座玉林也謝玄暉暉雀臺詩玉座猶寂寞光乃安身輕趙曰如

何對搖落况乃父風塵公以其身之流落因自况而感歎也殊日關

羽張飛皆蜀將也

鄧禹後漢之功臣也

武比日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節

武比日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節

武比日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節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即南陽

八陣圖

東城志林者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

武比日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節

武比日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節

武比日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節

武比日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節

武比日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節

日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馬虎異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東坡志林僕嘗

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侯侯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固不當相圖晉之所

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限爾此理甚長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之自別其真書生貴氣耶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當是為崔評事公之勇氏也

飄飄西極馬來自溼洼池颯颯定山挂低徊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

屈爾何為好語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知官職辭冗長行路洗歌危

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關教鍊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

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黔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燕王

買駿骨滑老得能熊活國名公在拜壇羣寇疑水壺動瑤碧野水失

蛟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鸞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

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友老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

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翻垂天馬從西極

又馬生注注水中彥輔曰調音音唐韻云翻大風也深曰定一作

家也西京賦注圓關上作鐵鳳今之說兩翼羊頭數尾深曰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兒要謂曰國語長向曰引黨以封已計封厚也深曰君子知其難守其難燕昭王甲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使治人以千金求千里馬有人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若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有人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乎不若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謂老得熊羆事注見前黃曰野水失檢謂感賊將就擒也深曰前子博扶搖而上者九万里深曰晉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翫青天深曰宣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謂平肯与之談論如江河之决當此之時又懷披霧之觀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鹽山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

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公自也越公楊素亦有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柵窠蜂窠密棧

缺巖添興却是坐接春孟氣心傷艷藥稍英靈如過隙宴衍願投膠

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深曰莊子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詩式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異旌旄欲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龍虎睡江清日抱

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水在極西故曰東
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詩之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向
擁蜀賦歛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築焉此

白帝空祠廟孤雲曾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台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古栢行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

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閔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盤踞錐得地實孤高多烈風扶轉首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詩之元氣在此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竿回首立山重不

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慶鸞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傳言成都先主廟之栢被

成都先主廟西院即武侯祠有武侯手植古栢公有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是也范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栢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形以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兩語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高也文章固多端然豈棄題往之在此兩語耳則自昭曰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與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語似乎倒置氣脈不屬當問須溪先生先生曰然傳寫之訛耳

負薪行

夔州魁女髮半華四十五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曹曰峽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墨擔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鶴曰負薪行言夔州之女最能行言歸州之男故一以昭君一以屈原喻之

咨嗟王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
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
生射利兼塩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
醜何得此有昭君村師曰夔有塩井婦人或負薪販鹽以自給舊寄
有昭君村及
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

峽中文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
艤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歌帆側拖入波濤撒旋稍
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自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
州長年與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快競南風踈北客若道士無英俊
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語可見
輕如小葉也艤音葉鄭曰艤宜從徒切切鶴曰水之回者曰旋曰過
而瀆者水之涯也今言撒旋稍瀆撒猶過稍猶泊也趙曰瞿塘峽名
虎鬚灘各洲曰峽人以操舟人為長年定功曰歸州
神歸歸北有屈原故宅方七頃累石為基見漢志注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
分明頻頻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
今寵病虎縱橫蔡質夫詩託子美以盤渦鷺為底心性獨樹花發
自分明為吳舩以家養為鬼頓食黃魚為併
諸舩以切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
疎篔為新向誰若為戲然不實其格力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大
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唯君醉愛清狂客且自遍
相過意未闌

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

綸鶴曰中丞乃柏貞節時為夔州都督與柏茂林兄弟也崔肝
綸反茂林貞節同起以對平之故是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也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起得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深誠補王

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竹帛新屋照乾坤

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璵璠謂性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

具載絃冕已殊恩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温金甲雪猶凍朱旄塵不

翻每聞戰場說，激憤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之當

節越用必絕，後診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推

較期孤鶩謂上元間段子璋反，又寶應初徐知道反，求泰初崔岬反。

謂曰：傳所謂以湯止沸也。王暹蜀之山名，曰：易師出以律，後漢書：蔡有來羣，后捷我戎，南梁顯宗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與高宗當時推較天。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起得名今陳留亞，劇則具魏俱。邑中九萬

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黜不義，黃金傾有無。

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意與高李輩公自注：高李，謂李白。論交入酒罇。兩公

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酬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發為空。

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洞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

城，獻捷不二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

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

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矢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且荆巫。臨餐

吐更食，常恐違撫孤。謂致府仰賦典實。宋曰：宋即古大梁也。陳

傳云：嘗從李太白及高適過州，州以魏二州在河北。鶴曰：按新史，公本

按九域志：吹臺即繁臺本，所賦吹臺，梁孝王增築在今汴州。深曰：受

紀鳥相驚於上，揚山所居上常有雲氣，師曰：帝謂公宗深曰：組

甲練波練也。元和辭大鑪，謂政失其平也。鶴曰：存歿再嗚呼，謂李

白卒後高適又相繼而亡。過曰：又以公延年，勉明遠比高

李二公。殊曰：荆巫，荆州巫峽也。類曰：撫孤謂高李之後也。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鱸出江中。鄰舍煩書札，有

輿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

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

飛還一叢。謂詩可以不作。

寄常徵君

鶴曰：常徵君去年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寄以詩。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旁風塵。不類其幾徵君第一楚

死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紛紛絕。粒一官，羈絆實藏

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園官送菜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烈苦甚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

子菜不足道也此而作詩

清養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甚刺如針馬

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園吏未足怪出事固堪論嗚呼

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甚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

喧之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紉

器物內求掛羸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哇丁負籠至感動百

慮端

課伐木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

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載條蕩伊仗

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控突變

人屋墜列樹白菊鏤為墻實以竹示式過為與虎近混沌乎無良

賓客意奪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誦

長夏無所為安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巒曾巔後十

里斬陰木人有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

成委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罷乳獸待

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二理軀

淨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間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

舍西崖嶠壯雷雨蔚舍蓄墻宇資屢修衰年快幽獨爾曹輕執熱為

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為椿取竹織籬苦虛竹謂虛心之苦竹也鶴曰資府主當昇指都

之勢亦

之勢亦

除草公自注去秋也夢弼曰秋音落又除炎切山莊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
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繼二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
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
使依舊丘自茲蒲籬曠更覺松竹幽莢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補曰

引水言曰憂俗无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蟻在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
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
直百憂竟唐峽皆峽名

園人送瓜夢弼曰時拍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拍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先戰士共
少及溪老傾筐浦鵲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最實引注來鳥道浮沉

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芝草又不可落刀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帶

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誦曰左傳桑田巫言晉侯不食新矣前道曰其少分甘也溪老公自
誦師曰蒲鶴青謂瓜色之青如蒲鶴款口取血銜切而食之
也希曰水土水精也淡曰昔秦東陵侯邵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
給誦曰此兩押草字皆東坡所謂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邪誦曰草
勤貌

信行遠修水筒言行助伐木詩序所謂不茹童而為童行耶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圻林
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
驚未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
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將軍河限蓋字不得所蓋行諸直如筆
不用意崎嶇外公食餅則裂而与之乃常所私愛乎信行者也
得昔麻既開先種橋以答恭謹之句誦曰上功日最下功日毀夢爾
將軍蓋意是用式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无蓋字耳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放次展期迫愈風傳烏雞秋郊方漫喫自春生成者隨
母向白翻驅越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
盤按翻塞隙使之隔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
為跡織籠曹其內令人不得擲穢間可突過不可甯距還汚席我竟
蟻蟻遭彼兇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
損益明明領颺分一一當剖折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凡
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永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
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
穿虎豹羣宋曰此詩入王章自引泉事惟陶侃胡奴傳記不錄陶侃

傳曰陶侃第上子也。可以見胡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无相
干。余述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於異之者。如今日阿
段。豈亦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僅千
餘之中。必有可異者。意似如此。以俟博聞。

貽華陽柳少府

唐志華陽
縣屬成都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俛
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曦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
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
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閣鬱陶抱長
策義仗知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瓊瑤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
葉繁時危扼注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
傷我驪兼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東坡云火雲勢方壯
未受月露洗蓋出於子美
詩可憐能
火雲
子美
同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
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薛羅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
首一高歌

鄭南此之南也玉色言石似玉也公憶之而賦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曾曙倚雲

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

後比年華嶽寺有題詩于梁即此是也

奉寄老二十五祕書文疑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鳥千崖窅江

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

班秩豫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

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李秘書必宗室之子

雷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雲峽

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汝老

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疋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

人主

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

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靈鷲散虛覺神靈聚氣腸胃融汗滋衣裳

汚吾衰猶計拙失望築場圃

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易密雲不雨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

焚神山真龍字用葉公好龍而真龍入室土梗土龍也

雨而暴人之疾子虛母乃不可与左傳信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

之歲甚厄者病之入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

年之旱憂彌日渴於飲切傷暑也

火山學鼓有合神典辰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則斯與前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爆發

魑魅泣崩凍嵐陰妒羅洛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

處所入夜珠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燭作河掉騰煙柱勢欲焚崑

崙光彌燄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

爾寧要謗讒憑此近災侮威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

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亭更沉沈氣如縷劉文彩題曰宋玉高唐賦凡止雨雲無天無所部曰爐香斬切多也題曰爐字出左傳行火所燬夢關曰要平声薄關謂近及郊開也長史謂守令也

熱二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為寒水玉願

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感風涼出舞雩雩水玉水精也菰蒲也成於秋二物皆涼故願為之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卧歸林鳥却迴峽中都似火江

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孫曰瀘水出瀘州屬蜀道宮中暑月積雪於山取其陰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欲翕炎蒸景

飄飄征伐人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霏巾於歐切傷暑也史記商翁唱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一首大曆元年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嗚呼陰山雪不去非無漢

署香兩句如絕壁過雲開錦綉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玉喬履

真賜還疑出尚方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什有冰雪遠疾制尚書曰即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謂曰署指言首署也公官為工部員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去非无洪著香之嘆深曰後

輒有双鳧飛來於是候鳧至幸維張之但得一以寫焉乃詔尚方論

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覆也送表尚方主作禁器物

交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

家節操尚不眠為政風流今在茲河憐賓咬噓頤蓋何處老翁來賦

詩楚江巫峽半雲雨半字好清簾疎簾看奕碁无一字不盡

賤俗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後書終軍步入關吏與軍編

章謂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不復傳不

終軍家風也宋曰鄒陽傳白頭如親傾蓋如故注云傾蓋猶交蓋駐

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未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
隣耐人聒晚風爽為陰筋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
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金玉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
終衰歇前聖脊焚巫武王親救胸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軒灑落
唯清秋昏霾一空闊蕭々紫塞鴈南向欲行列歛思紅顏日霜露
凍堦闌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兔突羽當滿月惆悵
白頭吟蕭條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鍊丹砂未念
將朽骨少壯跡頗踈歡樂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
得神僊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要符曰按公詩有
謂焉左傳是鳥中也陳曰兩師行雨神也魁旱神也郭曰齊古慎字
左傳曰左傳是鳥中也陳曰兩師行雨神也魁旱神也郭曰齊古慎字
也當滿月言說之也謂曰郭景純遊仙詩京華游俠窟也謂曰郭景純遊仙詩京華游俠窟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
此事終蒙朧飒然精靈公何必秋遂通亭二新粧立龍駕具曾空
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稔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
鳴玉淒房攏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
初筵瀼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二防身動如律
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
謂近雖咫尺非如期不台後遙奔失身不知丈夫之見有不然者
常悔何及此十字具有其意但上面寫不甚達其言君臣之際則
可感矣

義無棄禮法因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

齟齬丈夫多英雄陳曰周外風土記七夕有牽牛織女云此二星
見者便拜而有乞也也隋曰射挑七夕賦龍駕之容商謂曰白
屋貧人之屋如周公下白屋之土公宮公侯之家出左傳有守於
公宮誅曰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
記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金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蟻子網於
瓜土則以為得巧鄭曰儀乙業切潤也難壯所切語偶許切不相
值也夢符曰楚詞九辨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容
齟齬筆曰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
我半不見當殺汝多希白伺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
夜半可以蓋侯鬼宿渡河之後程公異作祭義十卷云或祭於昏
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半夜必

使人仰止以俟之葉少翁云六公既傳季多聞接證皆有據不肯祿
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夏有所謂度
河及常在中秋之夜之理織女皆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
荒特小兒不足笑錢君葉二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考如此杜詩
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久渡河曾風浪生梁劉孝儀
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
谷遺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如其東乃古亦
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誰推候此事
如家購蓋自洞曉其非非也人此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第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
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自憂蝮蛇暮偃蹇空床難暗投
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丘開襟仰內弟執熱露白頭東帶負芒刺
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
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之使臣躰信是德業優建材擇杞梓
漢苑歸驂駒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等毒熱遺此不自煩
○(珠曰)陳孔璋檄垂頭塌翼

雨二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
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
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
多自巫山臺胸菴語錄杜詩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
勝於巫山臺之甚至巫山高也
勝高唐臺愛見一婦人曰巫山之女也且為朝雲暮暮為行雨又神女
賦云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
明曰謂玉曰試為寡人賦之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
蕭蕭二沙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挂
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夕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趙曰白露誰能數
縮用佛書雨露皆
岫雲澤二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荆州船有士荷戈
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役羣盜下辟山揔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
鳴槽各有適漁艇息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日有行黃道赤道時又陰
雨不知日所行何道也

種蒿苳

既雨以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蒿苳向二旬矣而苳不甲
坵獨野苳青之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輒軻不進因作此詩

詩亦元其警異蒿苳何足以此君
子直以竟比之差勝耳然非至論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持似有理○種蒿苳得
此干涉甚大奇怪有味枯旱於其中炎方

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霞歛奔命師伯集所使師伯亦
可用

指麾赤白日却頌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而靡山泉落滄江

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蕭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苳

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坵空

惜埋泥滓野苳迷汝來宗生實於此不知世何來
此輩豈無秋亦

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

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國陷蕭艾老

圃永為恥登于白玉盤籍以如霞綺苳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胡顏
入筐篚

漢書嘉生之類注專指爲禾師伯乃兩節風伯播用之
云邑起兒已風猶言止風之止則雨降散足言雨散作而止足西塵

謂斜雨向西也隔句曰宗生字出蜀都則其作
則宗生族憤趙曰封已字出国語注云封厚也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鳧鶴終高去
熊羆覺自肥鳧鶴能羆謂无託與則
無足深索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

宿江邊閣

膜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自是鳥鶴追
仙骨

飛尽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鶴曰鶴鶴以喻
豺狼以喻豺狼是時

蜀有崔野
之乱也

白鹽山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榜千家邑清
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希曰周韻刻盈无益公
因山名曰益遂有此句

灑灑堆灑灑曰灑灑字記夔州灑灑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
象明佳唐吳上灑灑如馬明佳唐莫
下言其險絕舟人常以此候之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笈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申

功接混茫此賦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每以詩後見

○深曰楚俗侍祠必流牛以答神恩爰盡傳千金之子不垂堂注云垂堂謂坐堂外也恐墮也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劔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踈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本中曰郭璞江賦巴

黃草峽中記二峽多側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

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語態莫愁劔閣終堪

據聞道松州已被圍補曰黃草峽在涪州赤甲山在夔州蜀道兵

謂勿言劔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劔閣內已有圍之者矣蓋所以戒當時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柏中丞名貞即時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謝上表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又坐密金章醉客霑鸚鵡

麓踈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鸚鵡自負能賦鳳凰

有秦實事謂宴將士不當尔拘執○補曰後宗黃相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幸酒於祚猶曰今日無少如賓願先生為之

賦漁筆不停綴文无加點師曰佳入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乘鳳凰飛去事○綱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

一夫先舞劔百戲後歌樵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

應拜霍嫖姚補曰絳段指樂工之額飾金花指樂器之飾飾亦樵

奉漢中王手札報章侍御蕭尊師七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僊公不但時人惜

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苦語思二隣家笛飄

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補曰淮王以漢之淮南王安比

周柱下史而韋方少年故疑之仙公言蕭尊師仙公疑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深曰晉向秀聞鄰人吹笛發聲東亮道想畏者游識之好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潘安仁有懷舊賦

覽鏡呈栢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騰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起晚堪從事

行遲更覺僊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補曰渭水終南山在

聽楊氏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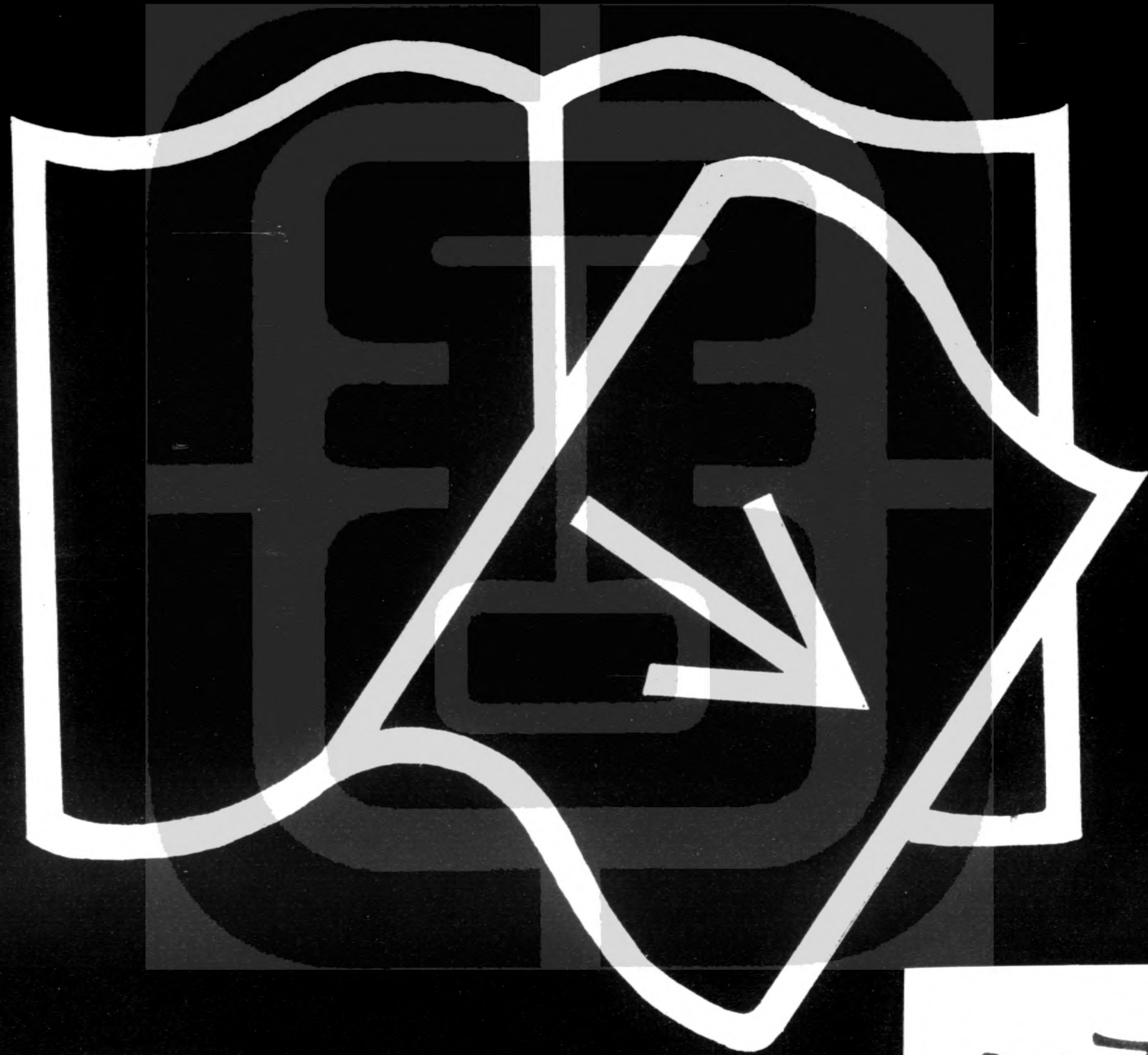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青虛裏江城帶素月

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盃久寂寞金管迷宮徵
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
傾側天下耳惟曰反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補曰
形容歌之獨妙也
青旣節悲歌聲振林木音遏行云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絕塞烏衣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匣
羣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青華歲月遷
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霾楚氣
朝海蹴吳天蜀地賦此故文見雄勝煮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
驚鳥巖嶂何処覓平川鷄鶻雙々舞獠猴壘々懸碧蘿長似帶錦石
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
搔頭急扶行幾屐穿西京猶薄產四海絕隨有幕府初交辟郎官
幸備負瓜時猶旅寓萍泛若魚緣藥餌虛狼籍秋風洒淨便開襟
驅瘴癘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住人上空前百句鋪敘无一不有

宴无謂而點綴
可觀轉入悲腕
哀華傷老大華屋艷神僊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
傳法歌聲變轉滿坐涕潺湲公自注西京龍門苑弔影夔州僻
回腸社曲前即今龍旆水駟門公自注西京龍門苑莫帶犬戎羶耿
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素威滅蜂虿力效鷹鷂舊物森猶在凶
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鋌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
星一彗孛黔首遂拘牽哀痛絲綸切煩苛法公自注西京龍門苑蠲業成陳始王兆喜
出于政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金龍載呂望鴻鴈美周宣側聽
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公自注在江鄭
季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效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
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楚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
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
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人錦袍鮮東郡時題壁
南湖日扣舷遠游臨絕境佳句染華笺每欲孤飛去徒為百慮牽生
涯已寥落國步尚屯躔公自注在平盧余枕成蕪反池塘作棄捐公自注在平



原件短缺

P17以后缺

